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五目錄

藝苑

徐舫

孫貫

陳亮

滕克恭

顧瑛

陶宗儀

楊維禎

高季迪

錢甦

黎貞

倪瓚

宋克

王佐

謝璠

徐霖

朱存理

金琮

浦澤

王良

吳偉

孫一元

唐寅

張靈

沈周

郭詡

張詩

孫宜

盛時泰

盧柟

宋登春

郎瑛

錢同愛

王寵

陳鶴

彭年

陸采

錢穀

黃姬水

王應電

王奇

張明鑑

萬允

萬祺

溫陵黃居中

吳興茅元儀

錢增徐象樸 刊行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五

藝苑

詩人徐方舟舫墓志

宋濂

庚子之夏 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濂於金華山中
時別有若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同
赴召遂出雙溪買舟泝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
冠服白鹿皮裘腰縮青絲繩立於江濱揖劉君而笑
且以語侵之劉君亟延入舟中葉章二君競來灌譴
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黟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
之間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耶劉君曰

此睦之相廬徐舫方舟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
噪爲驩共酌酒而別聲迹不相聞者久矣自時厥後
葉君出守南昌歿于王事後五年章君爲御史中丞
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投
老于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二年濂亦乞骸骨還山白
髮垂領頽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京師忽方舟之
子膺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謁濂速之銘則知
方舟之歿已歷一十二年嗟夫人生如寄石火電光
真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濂因語膺以舊事爲之
悽惻者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舊綴家自幼有

俠氣好馳馬試劔兼善攻毬踰之戲視拘拘法度士
如無物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卽從師受章
句爲進士業操觚爲文輒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
如蠹書蟬出入于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
曷習古歌詩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睦多
詩人唐有皇甫湜方于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
魯滕元秀世號爲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咏之鉢
盃劇皆期超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
盤而玉色交映也方舟猶以爲未足出遊江漢淮浙
間與名士相摩切而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叅知政事

蘇君天爵聞其賢力欲薦之方舟曰吾詩人爾其可
縻以章紱耶竟避去築室江阜日苦吟於雲烟出沒
間條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乃泛
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
人元季兵亂益輜閉不出易爲隱者服人莫知其蹤
跡所在有瑤林滄江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
卷藏於家云方舟平居喜怒不形于色無急步無疾
呼罔測涯際性尚風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
方舟衣且食之病者注藥或無所歸則擇地藏之久
而弗懈事平具巨舟載其還家至正丙午正月九日

方舟以疾卒壽六十八某年某月日葬于某縣霞川
之原君子稽其自號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之墓

孫仲衍傳

孫贊字仲衍南海人性敏邁儀觀偉然于耆無所不讀爲詩文多不屬彙伸紙行墨俄頃輒就初若不經意而氣象雄渾興喻深致駸駸乎有古風元季避亂山澤間東莞何真保有南海洪武戊申征南將軍廖永忠至真屬贊爲書請歸附曲盡誠款永忠不憖一人而南海晏然者贊之力也永忠徵贊典郡教三年庚戌開科贊三試皆在高等賜進士出身授工部織染局使尋爲虹縣主簿時經兵燹十室九虛贊加意勞來民還其業甫一載被選爲翰林典籍宋濂樂韶

風詹同輩亟稱許之八年預修洪武正韻踰歲持奉
常節監祀西川居翰林三載外補平原簿以事逮繫
有旨輪左校板築間望都門謳吟爲粵聲監者以聞
召至誦所爲詩率忠愛語特命釋之十五年拜蘇州
府經歷二十二年謫戍遼東怡然就道酌酒賦詩無
異平日都帥梅思祖節鎮三韓素聞贊名迎置家塾
是歲以黨禍見法人勸其上書自明贊不答賦一詩
長嘯而歿年五十有六門人黎貞隨其行葬之安山
贊所著有通鑑前編綱目孝經集善理學訓蒙西蒼
集和陶集集古律詩多鼓軼其祭竈文見郡志中洪

武戊午臘月下澣廿有四日玄陰告晏景翳虞淵雲
歛高漢斗斜孟陬室壁有煥孫子徙倚南軒猗節寄
傲奴流喧羣方夜祀竈詢其所由則進對曰今茲之
夕逼追歲除竈神趣駕入覲清都紀人善惡上達帝
居宸旒翼翼有嚴走趨文昌桂籍廷尉玉符雷師鼓
筆太乙啓書疏名某某以定賞誅吾儕小人職主中
饋瓢長杓短米賤鹽貴奴婢笑嗔雞鳴犬吠柴荆狼
籍血毛腥穢晨昏歲時多負罪愧匪神包容恐獲罪
戾寬旌戒路蒞闕洞開角耀黃道符平太階東升振
鐸良風徐來飛廉前導剝缺後推爰羅酒漿亦進薄

豆飴糖馨香菜果鮮茂鵝鴨全牲米糕羹糗飲神醉
飽楮鏹爲壽口甜舌甘便利進奏矜茲愚頑怒曲蒙
覆孫子曰嘻有是耶盍早與予鬱陶予衷久欲上訴
倘因神明得剗其故於是拂裳正巾屏息疑曰仰天
叩頭望竈進步數斂陳詞神聽無怒惟神明列五祀
德具五行功存旣濟位配離明調和鼎鼐烹飪殺蒸
翕忽變化惟神之能司人之命實託於生老幼耄艾
惟神是憑其在孔經于夏有事迎尸與室儼若煙祀
非時媚瀆犯諛違議臣之於神其缺略也多矣茲者
乃聞神以歲終將入述職上天明明考績黜陟送行

志猶勁威如怒彪氣如炊甑寧甘溝壑殞絕其性嗟
來可食蒙袂斯病焚山可出抱樹非正舖糟啜劑
衫埋筮與時推遷乃道之聖臣欲抑氣變志改轍更
絃毀裂冠冕焚棄簡編鄧林擲槩麗水投鉛言歸軟
美步習輕便突梯婉變媚俗稱賢左擇豪曹右挽繁
羽臣學班超建功大漠萬里開邊三時錫爵揚威五
關圖書麟閣黃金璀璨白玉輝煌臣學齊奴起第洛
陽朋游滿座女豔成行雲攢綺殺鼎沸笙簧綠幘蒙
頭蒼鷹在手臣學董賢徜徉花柳登場圖舞繁鞠賭
狗結交醉徒終日飲酒白虹貫日黃霧塞空臣學五

疾同日受封車如流水馬如游龍氣凌七貴聲壓三
公載膏其轅載秣其馬臣學子長編歷天下楚水秦
山燕都越野狂遊縱觀胃次披寫龍蟠丹鼎鶴唳紫
烟臣學方朔去爲神仙日邊蓬萊海上樓船憑陵八
極瞬息千里撥草參禪含光蓄耀臣學逢磨靜觀衆
妙大垂寶花日麗靈竅塵空道成萬古凝照盡以臣
之熱東置高閣四舟洙泗輟掉關洛望罷伊周結交
管樂放意舒顏解粘釋縛逍遙爲城浩蕩爲郭滔乎
大荒亦孔之樂天警伊邇必從臣求神明有靈可達
此不下民之疾上帝之憂神之聽之無作神羞言訖

再拜俯伏俟命潛心默存側耳靜聽時夜將卒霜雪
淒淒勾陳影轉析木光低缺月入戶靈風振幃車從
雜遝若神來歸恍惚夢寐有告予曰嗟爾來前帝有
德音用其聽之罔敢弗欽帝聽爾詞懇至悽惻金童
嗟嗟玉女嘖嘖爾詞雖若連則未通身若泛梗意如
飄風凡民之生命各有定祥災吉凶順受其正貴賤
脩短莫非自然枉道妄求徒取咎愆盜竊之壽頹回
之夭交錯紛紜非爾能曉匪仁莫據匪義莫依此爾
之分爾其安之爾雖不豐亦未爲薄蓮蘊夢中稠雨
先覺醯雞螻蟻所得幾何爾於造化取適已多裕爾

殷憂弘用高識配已大中以受多福言訖更窮去影
通息予起拜命服之無斃

陳亮傳

陳亮者長樂人也字景明故元儒生也其學無所不
窺明與洪永間累詔郡縣徵遺逸或推轂亮亮曰昔
唐堯在上下有箕穎吾投迹明時游戲泉石于志倦
矣吾豈願仕哉遂掉頭不出作讀陳搏傳詩以見其
志山中爲小樓號曰儲王躡四方名書藏之又作草
屋滄洲中與名士王恭高枋爲文酒會日相遊從暇
則汎閩江歷名山大投上方蘭若尋僧問個意豁如也
時時往還三山中爲九老社以此自終亮爲詩冲澹
悠然有陶公之風

滕先生克恭傳

李灝

汴城東北二十里蓋有滕學士冢云余少游鄉校時
時聞長者談說故學士滕先生之文行心竊嚮往之
求其著述不可得邇者獲睹其所著謙齋稿春容雅
澹有足觀者顧殘闕曼漶存者十一二而其所著春
秋要旨竟不可見矣惜哉先生姓滕氏諱克恭字安
卿祥符人初號耕學晚歲更號謙齋父啟甫教子耕
讀不求聞達以先生貴贈翰林院經歷母李氏生三
子長直卿善治生勤力農事李遜卿讀書執禮鄉黨
稱善人先生其仲子也性明敏幼學好問博通經史

尤精於詩書登至正壬午進士始仕爲江陵錄曹公
廡稍東有曲江亭造亭盡植梅江澄景霽芬郁可愛
先生簿書之暇輒杖藜散步徘徊佇玩間發爲歌詩
以寄一時之興而時人莫之知也遷翰林院經歷累
官至集賢院直學士尋致仕歸值兵亂避地錢塘與
鐵崖楊廉夫相友善先生詩律清婉南州人士多傳
誦之時中原未靖欲歸不可得而先生懷鄉之心時
見諸吟咏其寄李提舉曰錢塘經亂後應是減繁華
遠信秋憑屬遊魂夜到家兩江罹殺掠四海廢桑麻
何日重攜手春風汴水涯送段大使還京曰長淮杳

杳暮雲橫君到夷門兩月程北擁關山猶戰騎東連
滄海未梟鯨千金竊念垂堂訓一笑誰成搏虎名我
欲買舟從此去寄書先爲問柴荆嘗與諸名勝譙集
江關酒酣先生口古念奴嬌一門擊節自歌之聲振
金石一座盡傾成舉觥起曰今日滕先生高倡爲江
山增榮願書之閣壁以垂永久先生慨然從之其辭
曰百年塵世歎人生南北馬牛風逸客思淒迷重九
過霜重井梧彫碧往事難憑佳辰易失到處鴻迹
浩歌聲烈同誰傾寫心臆回首淮海煙塵兵戈阻紀
難寄西飛翼獨倚夕陽工閣通衰草斷雲何極便解

征衫掀髯一笑花下重酣適免放人道西風門掩秋
寂 國初天其定河南先生復歸故里洪武辛亥甲
子二科河南鄉試守臣重先生名兩聘入貢院爲考
試 壽百餘歲終于家子禮宇敘儀有隱德著宗譜

圖說

顧仲英瑛傳

顧阿瑛字仲英別名德輝崑山人少輕財結客豪宕
自好年三十始折節讀書益購古書名畫彝鼎秘玩
築別業於茜涇西曰玉山日夜與客置酒賦詩其中
四方文學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
思永嘉李孝光方外之士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瑛
與凡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
富與夫餽館聲伎並鼎甲一時而才情妙麗與諸公
亦略相當風流文雅著稱東南嘗舉茂材署會稽教
諭辟行省屬官皆不就張士誠入吳欲強以官乃去

隱於嘉興之合溪旣而以子恩封武略將軍水軍千
戶飛騎尉錢塘縣男及母喪廢墓閱釋氏書有悟遂
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
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
洪武初隨其子元臣遷臨濠卒所著詩曰玉山璞豪
草亭館篇詠刻梓曰草堂名勝集又刻交遊諸公詩
自楊維禎而下四十餘家曰草堂雅集同時有沈萬
三及福山曹氏亦以財雄於吳而文雅不及

陶宗儀傳

陶宗儀字九成其先由閩之長天之永嘉陶山再徙
台之黃巖始祖泰和宋皇祐裏溪都巡檢復徙泅水
父煜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宗儀冲
襟粹質灑然不凡少舉進士一不中卽棄去務古學
無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潞國張公翥未喜李孝先
京兆杜本問文章爲事故其結檢家法過人遠甚尤
刻志字學工舅氏趙集賢雍篆筆家甚貧抵松教授
弟子遇人無夷險佞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
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歷歷而論斷疎不

華南臺御史丑間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張士誠據
蘇議署軍諮不往洪武辛亥詔取天下士癸丑命守
令舉人才又以病免或謂讓之歎曰一檄而喜所以
爲親祿不遠養適人悲耳況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
老死太平幸矣驗分之榮其敢覲乎藝圃一區果蔬
著萌度給賓祭已餘悉種莠栽接溉壅身自爲之間
過勝日引鵲獨酌歌所自爲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
宗儀崎嶇亂離幾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其力人以
孝稱由避兵家城北泗水之南言生買地結廬遂居
以老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部一百卷輟耕錄
二百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脫棄者
不與焉

楊廉夫維禎墓志銘

宋濂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于浙河之間曰錢崖君聲
光殷殷摩曼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
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瀕終召門弟子曰
知我文最深者唯金華宋景濂氏我卽死非景濂不
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部主事張學暨朱芾
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濂旣爲位哭復繫其爵
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禎廉夫其字也爵
出漢太尉震震十八傳至唐分爲四院第二院太師
虞卿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崑五季時錢氏有國崑

仕至丞相自譜爲浙院崑之孫都兵馬使佯徙浙水
東又分爲浙左院佯之子成隱居會稽諸暨之陽復
爲諸暨人君之十世祖也高祖文振曾祖文修以好
善嗜義門人呼爲楊佛子祖敬父宏贈奉訓大夫知
溫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封會稽縣男妣李氏追
封會稽縣君宋丞相宗勉四世孫也當縣君有妊夢
月中金錢墜懷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頂曰夢之
祥徵其應於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刺幾
踰百十家大夫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爲授室俾游
學甬東粥廐馬以益衰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

鈔諸書以歸大夫公慍曰此顧不多於良馬邪躬爲
裝褫使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第署台之
天台尹階承事郎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中短
長先以餌鉤其欲然後扼吭使不得吐一語號爲八
鵬君廉其姦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頗蚓結蛇蟠不
可解君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令時鹽賦
病民君爲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
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
三千俄相繼丁外內眼結瘡一柵原墓族屬有爵墓
者植竹節於前節發藥牙枝葉鬱如也自是不調銓

曹者十年會有詔修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辨千言
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
矣將薦之又有沮之者尋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四
務爲江南劇曹素號難治君日夜爬梳不暇騎驢謁
大府塵土滿衣襟間有識者多憐之而自如也轉建
德路總管府推官陞承務郎君悉心獄情必使兩造
具備鉤摘隱伏務使無冤民居無何陞奉訓大夫江
西等處儒學提學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泯迹浙西
山水間及入國朝天下大定詔遣賢修纂禮樂書
頒示郡國君被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還雲

剛九山行窩病且革移拄頰投中呼左右謂曰吾欲
觀化一過如何乃自起捉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
擲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吾且久遲
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函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
接時洪武庚戌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門之士上
書于郡守林君公慶以封塋爲屬林君欣然從之擇
地華亭縣徐行鄉千山之原以六月癸亥舉訖葬焉
君初聘錢氏忽避惡疾錢父母請罷婚君卒娶之疾
尋愈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抗鄭出也孫男一某
一未行所著書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鈴鍵春秋

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鉞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
物志麗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辭及平鳴璫
臺洞庭雲間祁上請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君爲童
子時屬文輒有精魄諸老生成謂咄咄逼人旣出仕
與時齟齬君遂大肆其力於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
學見諸論撰如覩商效周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逸
奪人目睛其於詩尤號名家震蕩凌厲駸駸將逼盛
唐驟閱之神出鬼沒不可察其端倪其亦文中之雄
乎名執政與司憲紀者豔君之文無不投贊願交而
薦紳大夫與鼎穴之士踵門求文者座無虛席崖鐫

野刻布列東南間然其風神夷冲無一芥縈懷過天
爽氣清時躡屐登山肆情耽眺感古懷今直欲和
傑與游而不可得或戴華陽巾披羽衣泛書於龍
潭鳳洲中橫鐵笛吹之笛聲穿雲而上擊之者疑其
爲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玄圃蓬臺於松江之上無
日無賓亦無日不沉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誦白
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踟躕起舞願盼生
姿儼然有晉人風或頗加誚諫亟罵曰昔張籍見韓
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箏琶以爲樂爾謂退之非端
人邪蓋君數奇諧寡故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

本情哉性疏豁與人交無疑貳賤而賢禮之如師傅
貴而不肖雖王公亦蔑視之平生不藏人善新進小
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爲批點黏于屋壁指以
歷示客尤不錄人以小過黠奴負君金度無以償逼
君書收券君笑與之家藏古名畫爲西鄰所竊其僕
人追執之君曰吾業與之矣無賴之徒僞爲君文以
冒受金緡或疑以爲問將發其姦君曰此誠予所作
也不論遠近皆知君爲寬厚長者云激者之論恒謂
名者天所最忌矧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尤者也所以
文人多疇孤坎墮以終其身視貴與富猶風馬牛不

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貨殖者不越朝歌暮絃之
樂爾顯榮者不過紆朱拖紫之華爾未百年間聲銷
影沈不翅飛鳥遺之過耳叩其名若字鄉里小兒已
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挫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
愈精其嶷立若嵩華其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
慊流布百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以彌綸文運豈
曰忌之云乎嗚呼君真是矣然君不可謂不幸也使
君志遂情安稍起就勲績未必專攻於文縱攻矣未
必磨礪之能精藉曰旣精矣亦未必歲積月累發越
如斯之夥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每左右馮翼俾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七

其延齡而弗絕則其壽育以成君者豈不甚侈也邪
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如君亦足以不朽矣

鐵笛道人楊維禎自傳

鐵笛道人者會稽人祖關西出也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綠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精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泰定間以春秋經學擢進士第仕赤城令轉錢清海鹽皆不信其素志輒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毘陵聞雲中雲間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西泝大小雷之澤訪縹緲七十二峰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戴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鐵笛得洞庭湖中冶人緱氏子嘗掘地得古莫耶無所

用鎔爲鐵葉筒之長二尺有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
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聲絕人世江上老漁狎道人
時時唱清欸乃道人爲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
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
東飛鳥西飛鳥美人手弄雙明珠九見鳥生雒城中
貴富人聞道人名多載酒道人所幸聞笛道人爲一
弄畢便臥遣客卽客不去臥吹笛自如也嘗對客云
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釣天大人不發
也晚年同年夫有以遺逸白于上用玄纁物色道人
于五湖之間道人終不一起道人性疎豁與人交無

疑二維病凶危坐不披文則弄札翰或理音樂素不
善奕書謂奕損聞心畫為人役見卽屏去至名山川
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邁非常人所能測也
與永嘉李孝允茅山張伯雨錫山倪縝昆易頤瑛爲
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知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爲方
外友其文有驚世者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大平綱目
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詩有吸空曲洞庭襟吟五
十卷藏于鐵崖山云 贊曰有美人號冠鐵葉之卷
參服兔褐之蹤躡雷浦之瀆兮鐵崖之顛兮陰呼陽
兮履坤戴乾萬竅不作兮全賴于天其漆園之倣史

今嶽山之遊仙也耶

高季迪傳

高啓字季迪吳郡人少孤力學能詩文好權略無論
事輒傾其座人元季張士誠開府平江文士嘗臻啓
獨依外舅周仲達居吳浙江之青丘歌詠自適而已
時饒介之丁仲容以詞學自雄秀脫若無人見啓誥
大驚禮爲上客啓怡然不以屑意也洪武初與修元
史授翰林編修一日薄暮上御闕樓名見啓聞其
對大悅擢戶部右侍郎力辭罷去仍賜內帑金給牒
放還先是啓嘗爲祭酒魏觀所知及是觀爲吳守爲
徙居城中延問得失相接甚歡會觀與縉郡治讒者

構之罹重辟而上梁文適出啓手遂同及於難時年
三十有九啓身長七尺具文武才於書無所不闕爲
文喜辯博馳騁上下精采與發而於詩尤工與按察
使楊基翰林待制張羽布政使徐貞號吳中四傑皆
有集行世

錢更生魁傳

錢魁字更生常熟人博學專攻性理洪武十年應
詔上書至中書長揖不拜左右以爲言魁曰未拜
天子不敢先拜丞相也遂於本省聽辦事務數月不
得召會有 詔募撰祭元幼主文魁亦擬撰以進有
云朕之待復吾中國之固有汝之失棄其朔漠所本
無朕固無媿於汝汝亦將奚憾於朕哉 上得之大
喜卽日召見欲官之以老疾辭賜歸卒魁初名沂字
伯與洪武初坐事當刑其子迪代之死故易今名曾
孫昕字景寅宣德進士歷官湖廣布政以廉慎著稱

同時有魚侃者亦常熟人歷官開封知府亦有廉名
然昕故富家而侃貧人尤難之鹽山王公在吏部時
常稱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

秣坡黎貞傳

黃佐

黎貞字彥晦新會人性坦蕩不羈樂以酒自放故號陶陶生晚更號秣坡學者稱之曰秣坡先生貞自少岐嶷異羣兒七八歲時與弟浴於塘弟溺塘井中雙指猶漾漾未沒貞亟沒水以手捉其足登淺處鄉閭異之五羊孫蕢狂者才美絕人爲文章操筆立就成生榮辱得失一不以介意貞從之游故學所成就非一時流輩所及發而爲詩文滔滔自胸中寫出無斧鑿痕議論古今治亂興廢與世道得失人物賢否類出於己意而多得之洪武初補郡庠生部使者以其

有學行署爲新會縣學訓導志不樂仕乃退築釣魚臺於所居宅前自擬嚴光後以事爲訟者所誣發戍遼東者十八年艱危困阨之中學愈博而識趣愈高氣愈充而議論愈出比脫伍歸聲聞益著學者從之遠近畢至貞諄諄善誘每俯而就之隨其淺深有所造就焉嘗自贊其像曰江湖勝覽渤海浪遊飄飄一葉浩蕩沈浮惟酒是務陶陶忘憂彼力穡乃亦有秋不知老之將至樂夫天命歿卽休年五十九卒所著有秋坡集古今一覽家禮舉要行于世初貞在遼時孫贊以事歿貞抱持其尸以衣裹之殯殮如禮奉

桓葬于安山之陽典衣營其事爲文祭之讀者莫不
墜淚其篤於友義如此比其自遠歸也適已薄暮明
月滿空呼舟中餘酒登所築釣魚臺吟嘯久之乃扣
門還家焉其冒次脫落此類也

處士雲林先生倪瓚墓志銘

周南老

雲林倪瓚字元鎮處士也處士之志業未及展於時而有可以傳於世誦詩知其爲處士而已蓋自詩法既變而以清新尚莫克究古雅處士之詩不求工而自理致冲淡蕭散尤負氣節見於國朝風雅而與虞范諸先輩埒今板行於世故弗論若處士之世系固不可無述也按倪氏之先漢御史寬之裔也十世祖碩仕西夏宋景祐使中朝畱不遣徙居淮甸占籍都梁爲時著姓建炎初五世祖益挈其家渡江而南至常州無錫橋梅里之祇陀愛其地勝俗淳遂定居焉

厥後族屬寔盛貴雄於鄉高祖似曾大父淞皆厚德長者隱而弗耀大父椿父柄勤於治生不墜益隆母蔣氏而處士嚴出也生而俊爽稍長強學好修性雅潔敦行孝弟而克恭於兄相其樹立率子弟以田廬生產悉有程度有餘財未嘗資以爲俚俗紛華事其師輩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以終其身歿爲制服執喪而葬焉若宦游其鄉客以不能歸視者則割山地以安厝之見義則爲不以兒婦人語解尊官顯人樂與之交於宗族故舊煦煦有恩尤喜周人之急神情朗朗如秋月之瑩意氣瀟瀟如春陽之和胡靡豪

習未嘗爲統綺子弟態談辯絕人疊疊不倦好客之名聞於四方名傅頌師方外大老咸知愛重所居有閣名清閱幽迥絕塵中有書數千卷悉手所較定經史諸子釋老岐黃紀勝之書盡日成誦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門竹梧菊之屬敷紆繚繞而其外則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每雨止風收杖屨自隨逍遙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爲世外人客至輒笑語畱連竟夕乃已平生無他好惟嗜書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雅趣吟興每發揮於縑素間蒼勁妍潤尤得清致未嘗費求之

者無虛日晚益務恬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黃冠
野服浮游湖山間以遂肥遯丰采愈高足跡不涉貴
人之門與世浮沈恥於銜纂清而不汙將依隱焉志
氣頗靜復往來城市混迹編氓沈晦免禍介特之操
皦然不渝年既老而耳益聰目益明飲啜步履不異
壯時氣貌充然其所養可知矣處士所著有稿句曲
張天雨錢塘俞和愛之為書成帙藏於家洪武甲寅
十一月十一日甲子以疾卒享年七十有四憶處士
來吳常主余家山肴野蔌促席道故舊世亂流徙未
嘗慍見或吟詩作畫終歲徜徉今年秋仲雷詩為別

而孰知遂成永訣乎余少處士七歲而將衰行將與
草木俱腐何足任不朽之托雖然詎可忽然忘言乎
輒舉其槩爲銘以昇之聊以紓哀云爾

南宮生宋克傳

高啓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
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
少年飲博遨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
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
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
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環恠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
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
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
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主飲或曰彼酗不

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卽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過生，客次顧生不下，已目攝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徒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備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且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辨好，嚴切友過，有忤已則面數之，無畱怨與人，議論斷必勝然，援事析理，泉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蹶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

雖貪然喜事故人或饋酒肉直召客與飲啗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為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類似裴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閨門寡將迎聞一... 戊歷代法書周彝漢視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遍鍾王忠求者衆遂自闕希植執筆欲聚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高蓋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

所先晚迺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遠遠道德者異矣

宋仲溫傳

宋克字仲溫長洲南宮里人少跌宕不羈好馳馬試劍究韜略將北走中原會道梗弗果家居以氣節自勵性亢直人有過輒面折之無少容與人論議據事析理期於必勝一旦厭事杜門謝客操觚染翰日費千紙遂以名書章草久不傳至克始得其法筆精墨妙可與古人並驅一時學者瀾倒然妙處終不似也

洪武初同知鳳翔卒時有宋廣字昌裔者亦善草書
實克諱叔人稱爲二宋

王古直佐傳

李東陽

王古直名佐字仁輔後去車爲甫古直其所自號以號行世居台之黃巖今分太平縣地也少爲詩及行草漫游京師有鄉人坐事者古直候諸官官併捕候者詢其孥甚急古直甘侵辱竟不言所在入刑部獄獨暴立烈日不與衆囚伍李主事廷美元之檢衣帽間得柯學士諸詩問之曰爾能詩邪使三日影詩成縱之歸長揖而出獄吏皆大笑然古直亦自是得名與今侍郎黃定軒侍講謝方石友善嘗王方石以憂去主林給事克冲使海國主王員外存敬存敬亦出

使主定軒子主事汝修然亦不恒在卒然求之其得也
也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釜甑有大籠五六惟詩
書數百幅中貯壺酒晨出飲一再勺已復鏞之以去
上元節京師燒糯汁爲甕以貯水畜魚旁映屏燭通
明可愛俗呼爲泡燈古直買置謝館日玩弄爲兒戲
一日誤觸碎意怫然不樂曰吾平生家計在此今蕩
盡矣方作草書值掾吏至曰遽敗吾興羣掾欲毆之
或俾自爲計古直曰我固當毆毆則吾名益彰一日
遇諸塗竟被毆獨袖手承之以歸亦不以屑意也或
勸使仕大言曰我果爲爵祿圖邪盍科舉乎則答曰

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嘆曰此亦功名事業也
願應官道士請主師座館餼甚厚閱月忽辭去曰安
能矻矻操朱墨坐几案間乎克冲之使欲與俱不果
或問之故曰彼不吾彊吾安能爲彼行邪自古大賢
聞人不渡海者何限海豈必渡然後爲快也其性氣
屹屹不肯爲人屈類此然意度率直內不爲蹊徑遇
所會意欣然忘去人亦以此樂之爲說者曰方石先
生嘗云天地如許大中間可喜可歎可惟可笑事何
所不有可勝道哉沈按察仲律嘗值古直詢其邑里
名跡不置古直曰不須問大抵奇惟人也其亦善自

道者耶周官稱四民班固表人物列九等魏晉以來
中正第九品予雅知古直然不能目其爲何加人也
作王古直傳

野全謝先生瑤墓志銘

顧璘

國朝詩至成弘間再變維時少師西涯李公主清婉
尚才情吏部郎中定山莊公主渾雄徵君白沙陳公
主沈雅並尚理致名各震海內吾金陵有二才子曰
謝氏子象徐氏子仁凌焯詞苑陶冶其模廓謝得其
雄徐得其婉名亦不細初謝公八歲善詩嘗命賦暮
秋援筆立就至紫塞風寒馬叫霜客驚嘆呼爲奇童
稍長從工部郎中吳公元學見其詩曰深林下馬蒼
苔滑野寺人門秋爽多擊節驚賞謂雖長宿不亦述
自是日就深博吏部侍郎柴墟儲公爲南考功作題

國詩社引與諸文士聯句往往出奇絕衆器局備
才情綺麗負氣自好不與俗伍與達人高士論古今
商文藝據案高談如倒囊櫝或酒酣引紙命辭常屈
一座兄弟四人各善詩畫風流清邁時擬謝廷諸郎
公侯貴人往候與之分庭抗禮貌不加意每應舉率
用古文字作經義累十舉不第乃擲筆於地曰吾本
不樂爲此奈何效老驥局蹐車下邪且鴟鷂其儀者
立朝鹿豕其性者居野吾乃今知既往之誤也退耕
國門之南自號野全子鄉人稱曰野全先生又以其
美鬚髯行九稱曰髯九翁所著有采毫錄東村稿西

游錄在客稿日得錄廣陵雜錄湘中漫錄總若干卷
臨終囑其子少南曰爾能貴我乃圖志吾墓弗能毋
以士題墓門吾所厭也既葬若干歲少南乃舉進士
任南京刑部浙江司主事遇詔恩贈公如其官以文
行茂異尋召入朝改監察御史今年妻亾乞假護子
還得拜墓下屬進士陳君鳳具狀請余銘之嗚呼先
生魁岸磊落苟得勢發所停畜振起顏政轉移畢僅
譬若舉羽顧今齋志長逝而使吾徒永嘆于梁木今
且忍銘之哉敘曰公姓謝氏初名球字支那一字子
象夢神授其名曰承舉遂行焉先世贛人蜀初徙

陵後從 文皇駕遷于京三世烈考諱芳仕終永州
知府致仕歸京始籍上元妣張氏封宜人公生于天
順辛巳十月二十有八日卒于嘉靖甲申三月十有
七日春秋六十有四

隱君徐子仁霖墓志銘

顧璘

自前元趙孟頫亾書學遂微篆法尤多失正至周伯
溫始復振本朝少師李文正公遠續其緒時則徐君
子仁出以其超頴之姿躬詣堂室蚤尚雄麗晚益樸
古拔俗綽登神品餘若真行皆入妙碑板書師顏柳
楷法題榜大書師本朝詹孟舉並絕海內四方操金
幣走其門求書者恒滿賓館聲沛夷裔朝鮮日本使
臣得其書者什襲爲珍以故有豪士樂志之適如李
北海風夫士亦患無聞類草木耳如君可謂成名哉
嘉靖戊戌年七十七以七月二日卒于家訊傳于郢

余惋痛累日時太僕陳君魯南亦卒甚痛鄉國雅文
之凋喪也又一年其嗣子基乃緘禮部主事許子穀
狀至乞銘其墓余嘗受君託欲銘其母碩人之墓而
不獲就安可再負哉按狀先世蘇之長洲縣人高祖
蔚州守伯時始遷松之華亭祖公異以事謫戍南京
考思誠仍居松君六歲見背實從兄震而來前母蔡
母沈禱於南禪寺夢神僧投見有娠將誕復夢登浮
屠墜而寤遂生君廣面長耳體貌偉異機神夙解不
同常見五歲日記小學千餘言七歲能賦詩九歲大
書輒成體通國呼爲奇童奉母孝事兄如父各致驥

愛年十四補弟子員惟放筆工文章開譽益起督學
御史浮梁戴公珊山陰司馬公望每試必稱曰奇才
奇才然任放不諧俗忌刻者常側目待之竟遭誣黜
落君曰已矣士固能自貴豈專在青紫邪由是博極
羣籍究作者之情嘗曰詩文以理致爲宗達斯通登
大雅否則雖金鳴錦爛但浮藻無益也故平生不易
下筆但一篇成人競玩譚王公大人迎致賓禮屏障
得其揮灑重于金玉 武宗皇帝南巡近侍上其詞
翰詔見行宮愛之兩幸其宅賜一品服及雜器命扈
從還京將授美官會 武皇崩竟復還不可謂非命

也性好游觀聲伎之樂築快園于城東廣數十畝其中臺池館閣之盛委曲有幽況卉木四時不絕善製小令得周美成秦少游之訣又能自度曲棋酒之次命伶童侍女傳其新聲蓋無日不暢如也所述有南京志若干卷乞下應天府給筆札繕寫進御所著有端居詠遠游紀北行稿院游錄古杭清游稿麗藻堂文集快園詩文類選中原音韻註釋續書史會要以系出松自號九峰道人或稱爲快園叟或羨其美鬚髯又呼爲髯仙老貌豐潤行步似飛雖寒暑劬書不倦忽病遽逝或痛其無官許子曰藝擅一代名震八

極茲其人可再得乎其敘于行狀者甚盡其風深九
原可瞑矣娶趙氏無子以基嗣與兄堂共治其喪皆
震子也將以壬寅正月三日葬君于新亭鄉祖塋之
次

朱性甫先生存理墓志銘

文徵明

吾蘇有博雅之士曰朱性甫存理朱堯民凱兩人皆不仕又不隨俗爲廛井小人之事日惟挾冊呻吟以樂好求昔人理言遺事而識之對客舉似如引繩貫珠纒纒弗能休素皆高貨悉費以資其好不恤也成化弘治間其名奕奕望於郡城之東人以其所居相接而業又甚似也稱之曰兩朱先生正德壬申堯民疾明年性甫又歿自兩人歿吳中故實往往無所於考而求其遺書亦無所得惜哉初性甫嘗相約爲傳不果及是斲而其子以狀來速銘狀固不若余能詳

也性甫長洲人宋樂圃先生之後曾大父元英大父明父灝母周氏性甫生穎異少學於里師覺其所業非出於古人遂謝去從杜瓊先生游於是時東南名士若吳興張淵若嘉禾周鼎仕而顯者若徐武功有貞祝參政灝劉參政昌劉僉憲珏並折節與交且推之爲後來之秀旣而諸老彫落吳文定公石田先生繼起而性甫復追逐其間最後則交楊儀制君謙都主客元敬余視性甫丈人行也性甫不余少而以爲友視諸公爲親蓋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故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助也居常無他過從惟聞人

有奇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爲志或手自繕錄動盈筐
篋羣經諸史下逮稗官小說山經地志無所不有亦
無所不窺而悉資以爲詩其詩精工雅潔務出新意
得意處追躡古人所著野航集君謙實敘之尤精楷
法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集有經子鈎玄
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珊瑚野航漫錄鶴岑隨筆總
數百卷既老不厭而精力不加又坐貧無以自資而
其書旋亦散去每撫之嘆息其意殊未已也而豈意
其遠矣耶性甫性閒慢待人無鈎距晚歲書酒婆娑
益事閒曠或時乘酒忤人人亦不以爲異尤爲郡邑

大夫所禮前守洛陽史公新會林公先後修郡志並
以性甫從事歲時鄉飲必致爲上賓焉

金元玉琮傳

陳鎬

金琮字元玉世爲儒醫琮稟賦穎敏自爲兒時與羣
兒異稍長知學十二三能大書十四五讀其父書既
半棄去謁明師讀易及諸子史寒暑晝夜不少休旣
充然有得乃下筆爲文章出試憲臺浮梁戴公一見
驚曰此子當爲名士旣累不偶于時益肆力問學暇
輒怡情吟咏尤酷嗜字學初學趙魏公得其真似晚
師張伯雨更神雋可愛求者無虛日嘗游浙之赤松
山愛其佳徘徊不能去因以赤松山農自號居常選
視清嘯人莫能窺至其處已接物高簡粹白王公貴

人雅相顧慕非先施未嘗一登其門太宰青谿倪公
參贊南京時嘗擬薦于朝不果以弘治辛酉八月十
五日卒年僅五十有三士夫多悲悼之弟璿姪城山
俱文雅克稱其家

浦小癡澤傳

朱察卿

浦小癡上海人也名澤字時濟祖父居新場里却於
素封浦氏以農起家至澤始讀書識字慕漢逸氏矯
慎之風終身不娶或勸之娶答曰不欲自苦耳早歲
去家從騷人宿儒諸貴人游凡晉唐名帖無不縱觀
摹臨窮古人波磔之妙故字學著名一時索書者履
舄交錯陸文裕公顧御醫最重之互爲館穀內無他
腸而喜任俠人邀之吳卽之吳邀走燕趙卽走燕趙
朝諾夕發無所蒂芥與人交不爲重輕慎言離竹所
善家事毫髮不泄間兩家有交惡語入耳必曲爲解

紛不作咕囁耳語以彼媚此人以此賢之性嗜酒不
得若饑渴凡諸故人宵宴密坐召亦至不召亦至周
旋俎豆歡如也酣則膝席舉觴觴人抗音浩歌響振
林木或起爲壽脫巾椎髻作仙人舞顧影婆娑颯沓
極盡遺妍巧狀且大呼座客曰何不奏樂似得躡節
陳鼓遺意若明月中天婦女環侍增嘆舞態又加十
倍矣未酣而酒興不釋雖客散主臥獨留一豆一觴
自爲答問而飲侍者不勝罷遁去乃已儲待金二斤
許故人唐君贊顧君德代爲子母以給故案中常滿
三百錢值當意者卽解囊中錢市醪膳接殷勤或悉

與之錢無難色錢竟復取諸故人散去亦如故避兵
雞鳴山舍於緇廬與常秦上人厚善遂通其空理不
欲歸諸故人寓書力招之乃歸歸僦一廬於僻所設
一榻橫一破琴左列圖書與宿昔所嗜帖百卷醒則
焚香彈琴歌詩醉則擁衾安枕或一二期不起貴人
臨況率皆授謁於榻而去平生喜睡與嗜酒等今已
老未嘗夙興不亭午不巾櫛故里中人呼爲小癡又
呼爲晏眠人然於諸所善家弔喪問疾事率未嘗廢
也 野史氏曰余爲童子時聞先人言故尚書張公
始以師事余大父御史後與澤同學書於陸文裕公

所至有聲稱張公以書學見用於朝得人主心進爲
大吏稱尊顯矣澤乃藏名布衣浮沈於世終身無戚
戚語此其曾次有大過人者老子曰名可名非常名
澤真知道哉

王翁良傳

黃系

王翁良畫者也。以輕墨淺彩作禽蟲瓜果花草間出。山石林藪蒼蒼幽岑或音或颺或思或嬉或色或容。往往極妙尤妙寒塘野水拍泳朝林之態。又間作茅屋竹樹雲氣點逗人物灑灑益可翫於乎技耶臻斯也。予每見翁作人甚珍之。翁不惜不問其值多少受之否者亦受之。可與輒不吝貧不顧耽耽若有事嗒焉似忘揮而迅注而雷衆妙會而翁之精神猶塵表也。於乎此翁所爲妙也。故爲傳示其子。翁諱乾字一清。初號藏春。更號天峰。吾郡臨海人。翁旣成人。幅人

罕得之論曰昔庖丁解牛進惠文君以養其生予初
不知其說既而觀王翁操觚染素始信有之天下事
物多矣天機之動淵微矣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獨
翁書哉

吳次翁偉傳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少孤貧善繪畫之技不師而能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憇直有氣岸與俗寡諧求者非其人不應雖素與之昵好一言不合輒投硯而去成化間成國公某延至幕下一見以小仙呼之因以爲號平江伯具禮聘渡江間譽日起憲宗皇帝召至闕下被錦衣鎮撫待詔仁智殿偉有時人醉被召達首垢面曳破皂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上大笑着命作松風圖偉詭糊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屏障間左右動色上嘆曰真仙人筆也偉出入掖

無

庭奴視權貴人求書又多不與於是權貴人奴數短
之居無何放歸南都偉好劇飲或經旬不飯其在南
都諸豪客日招偉酣飲顧又好妓飲無妓則罔驩而
豪客競集妓餌之 孝廟登極復召見便殿命書稱
旨授錦衣衛百戶賜書狀元印章寵賚日厚偉思還
楚蒙恩祭掃武昌數月還次米石有旨趣回京賜西
街居第逾二年偉稱疾得居秦淮之東涯正德三年
五月 武宗卽位遣使召之使者至未就道而中酒
或時年五十子山從遺命葬於金陵

大白山人孫一元傳

李夢陽

大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
來人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
字太初問何以稱大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
之顛於是稱大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爲秦人
及問其家世山人不之答故人止知山人秦人也而
不知秦何人也山人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浮
湘漢躡衡廬踰河涉泗湖闕里登岱嶽之峰憩日觀
觀日出焉奇之咳吐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
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於

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說玄虛又膚瑩渥顏飄發
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
接于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
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服日以饒裕冠佩
之士慕名來訪山人輒供具懽洽竟日酒酣暢歌意
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說及時事山人則
又善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于是人士轉相譽稱爲
孫山人聞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倉皇屬其友曰
灰葬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之墓已而
山人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是覘知山

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而山人則顧益說世務恒切齒不平其詩亦多爲忿激悲壯之音于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投情合犯濤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笑每自許于世無雙而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說之居山人然之于是買田茗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妻妹張氏喜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爲全人矣是時建業劉麟龍霓咸徙居湖與吳充陸崑暨山人結社游號茗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作竟歿年三十七矣李夢陽曰予不識孫山人何如

人未之面也往劉子過夷門蓋數稱山人風神藻雅云曰與之游令人坐忘而山人亦時時寄書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孫一元傳

殷雲霄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年十三誦古六經文不爲舉子章句日闔戶獨居一室家人亦罕窺其爲十八則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石崖下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巨奇石爲歌歌曰餐蘭桂兮薜荔衣臥虎豹兮從蜿蜒笑蒼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焉終乘元氣兮游無窮

聊歸來兮山中自號太白山人云一元目默坐觀天地之化萬物之原反于心自吾心而合之不異以爲世俗物一無可好尚獨喜爲詩詩喜盛唐人音節凡感佚思作可喜可愕可悲可嗔一以寓之發之以豪縱恣肆時出入畦徑曰吾舍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探其學輒撫掌大笑若不聞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祝融峯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文依依不忍去遂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叫自以爲奇偉復南徑吳入龜探會稽禹穴訪天台石橋返遇石川殷雲霄于太湖語合意則渡楊

子江來訪雲霄東海上與登孤山闕海門月餘別去
殷子曰吾嘗與一元縱論古今成敗失得豪傑士志
術有成有不成愕然驚聽也顧自謂愧取於世多矣
彼將何爲哉吾聊以著其大都焉

唐子畏寅墓志銘

祝允明

子畏歿余爲歌詩往哭之慟將葬其弟子重請爲銘
子畏余肺腑友微子重且銘之子畏性絕穎利度越
十士世所謂穎者數歲能爲科舉文字童髫中科第
一日四海驚稱之子畏不然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
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不輕友一人余訪之再亦
不答一旦以二章投余傑特之志錚然余亦報以詩
勸其少加弘舒言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
聚惟天極峻且無外故爲萬物宗子畏始肯可久乃
大契然一意望古豪傑殊不屑事場屋其父德廣賈

舉而士行將用子畏起家致舉業師教子畏子畏不
得違父旨德廣嘗語人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
沒子畏猶落落一日余謂之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
時業若必從已願便可褫襦幘燒科策今徒藉名泮
廬目不接其冊子則取舍奈何子畏曰諾明年當大
比吾試捐一年力爲之若弗集一擲之耳卽墮戶絕
交往亦不覓時輩講習取前所治毛氏詩與所謂四
書者繙討擬議祗求合時義戊午試應天府錄爲第
一人已未往會試時傍郡有富子亦已舉于鄉師慕
子畏載與俱北旣入試二場後有仇富子者訐于朝

言與主司有私并連子良詔馳救禮闈令此主司不
得閱卷亟捕富子及子良付詔獄逮主司出同訊于
廷富子既承子良不復辯與同罰黜掾于浙藩歸而
不往或勸少貶異時亦不失一命子良大笑竟不行
放浪形迹翱翔逸游扁舟獨邁祝融匡廬天台武夷
觀海於東南浮洞庭彭蠡躋歸將復踏四方得疾久
少瘳稍治舊緒其學務窮研造化玄繙象數尋究律
歷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傍及風鳥
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將爲一家學未及成章而
沒其於應世文字詩歌不甚措意謂後世知不在是

見我一班已矣奇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輒追唐宋
名匠既復爲人請乞煩雜不休遂亦不及精諦且已
四方慕之無貴賤貧富日詣門徵索文辭詩畫子畏
隨應之而不必盡所至大率與寄遐邇不以一時毀
譽重輕爲趣舍子畏臨事果事多全大節卽少不合
不問故知者誠愛寶之若貝玉珍貝王文恪公最慎
與可知之最深重不知者亦莫不歆其才望而媚疾
者先後有之子畏糞土財貨或飲其惠諦且矯樂其
藪更下之石亦其得禍之由也桂伐漆割害雋戕特
塵土物態亦何傷于子畏余傷子畏不以是氣化英

靈大略數百歲一發鍾于人子畏得之一且已矣此其痛宜如何置有過人之傑人不歆而更毀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擯此其寃宜如何已子畏爲文或麗或澹或精或泛無常態不肯爲鍛鍊功其思常多而不盡用其詩初喜穠麗旣又放白氏務達情性而語終璀璨佳者多與古合嘗乞夢仙游九鯉神夢惠之墨一擔蓋終以文業傳馬唐氏世吳人居吳趨里子畏母丘氏以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生子畏歲舍庚寅名之曰寅初字伯虎更子畏卒嘉靖癸未十二月二日得年五十四配徐繼沈生一女許王氏國士

履吉之子墓在橫塘王家村子畏罹禍後歸心佛氏
自號六如取四句偈旨治圃舍北桃花塢日般飲其
中客來便共飲去不問醉便頽寢子重名申亦佳士
稱難弟兄也銘曰穆天門兮夕開紛吾乘兮歸來睇
桃夭兮故土回風銜兮蘭玉推不兜率兮猶裴裒星
辰上下兮雲雨灌椅桐輪囷兮稼無滯穉孔翠錯琛
兮金芝葳蕤碧丹淵油兮人間望思

張靈傳

同秀卿

張靈字茂晉吳縣人家故貧寔作業閭閻至靈始讀
書好交游爲俠客至不過具器而必欲極其歡靈醉
則便酒作狂每嘆曰日休小豎子耳尚能稱醉士我
獨不能醉耶所與游者吳趨唐寅最善寅嘗擬游武
丘召靈與俱往促之尚臥寅抵寢所呼曰日高春矣
睡何爲得無夢晉乎靈覺怒曰今者無酒雅懷殊不
啓方入醉鄉又爲相覺寅曰所以來固欲邀子靈子
靈喜加衣起遂與寅上舟扣舷痛飲作野人歌會
買飲于可中亭且詠詩靈曰此養望登高不過弄

酒耳固不能詩而抽心焦思豈不過誤哉因吏衣爲
丐者上賈與之食啖之謂曰卿子厚潤屋之資當四
美之會登高能賦又有大夫之才此誠皇天奉卿子
厚也吾所得之雖至薄而詩亦能請狗尾續賈笑曰
丐者得無誑之最乎時賈所爲詩有蒼官青士朴握
伊尼諸詞因以問靈靈曰蒼官松也青士竹也朴握
兎也伊尼鹿也賈始駭令賈卽揮毫不已衆驚詫抵
舟令童子易維蘿陰下令迹絕賈使人察之不見也
皆以爲神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
殊絕初靈與寅俱爲郡學生博古相高適邠人方誌

來督學惡古文詞察知寅欲中傷之靈托夢不自遣
寅曰子未爲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王欲斬
有尾族蝦蟆亦哭乎後靈果爲所斥罷或謂之曰以
子之才顧不得激致青雲乃重遣顯棄豈無雄經之
用而何以立於世靈曰昔謝豹化爲蟲行地中以足
覆面作忍恥狀使靈用子言亦當如是矣縱不用亦
安得更銜鑿落耶靈能人物畫人皆推之

沈孝廉周傳

張時徹

吳有隱君子曰沈周氏字啓南長洲相城里人也別號石田人因稱石田先生亦曰沈孝廉云先生大父曰親菴徵君以詩名江南而先生世其家學亾他勤也而精於誦肄自墳典丘索以及百氏雜家言博覽無所不窺方其華齒綺文麗藻已流傳人間莫不以爲奇珍魁品也一切世味寡所嗜慕惟時時眺睇山川擊擲雲物灑翰賦詩或游於丹青以自適追踪晉唐名家宋元以下弗論也先生雖與物無忤而披襟吐赤者十不一二惟吳少宰寬都太僕穆文溫州林

則其莫逆交也此三人者蓋世所稱篤行慕古金玉
偉人也父沒遂捐棄儒生家業絕意干祿有風勸之
者輒曰若不知母氏以周爲命乎獨奈何微尺寸之
榮去離膝下也蓋色養無方母寢斯寢母膳斯膳扇
枕席滌厠臉以爲常母欲有所如往輒翼與刺舟擘
甘旨以從年近百齡而沒蓋孺慕者終其身母與一
鄰嫗故相驩也而鄰嫗災於鬱攸無以爲家母念不
置先生跽而言曰大人無苦請得延之母室旦夕其
飯是鄰嫗無家而有家也母曰兒如是可矣家無羨
積而慕義無窮孳孳好赴人之急病與藥死與棺瑣

尾流誰不問誰何輒捐囊中錢佐之天寒雨雪室里
中突不烟者則呼蒼頭課其困廩而致焉曰余固不
能獨飽也途中嘗拾遺金而中者失者姓名徧訪其
人還之其人分金爲謝固卻不受曰是何足爲乃公
德乎其於宗若姻難則爲之拯濟貸則不責其償諸
家子弟有所師授或乏束脩之饋往往出力資助翼
之有成鄰人有失物者而誤認先生家物輒推而與
之曰是公物耶其人旣得物而來還輒笑而納之以
非公物耶嘗以重直購古書一部陳之齋閣一日客
至見而諦視之間書所從得先生曰客何問也客曰

公幸無詫書吾書也失之久矣不意乃今見之倘得其所從我將質焉先生曰有驗乎曰某卷某葉某嘗書記某事或者猶存乎先生發而視之其信卽全而歸之終不口售者姓名亦不嗶呵售者居常戒入城市郭外置一行窩間與親賓雅善者款語有盛車騎擁騶徒過之則遜謝不納曰久廢巾裾母以散人潤游從也每欲至窩遠近喧傳曰沈先生來矣候之者舟闕河干屢滿其戶乞詩乞畫隨所欲應之無不人人滿意去然以母故亦不宿留也壯且老矣遁聲匿影惟恐不深巡撫三原王公恕強賓之行臺詎咨治

道然非其好也後巡撫彭公禮見其咏石磨詩詞旨淵蓄乃又高其行誼固請相見則以謝不往牧守今禮致之坐語竟日歡喜過望若欲款之幕下者先生測其旨頓首曰小人無狀不足以備牛馬使且老母困憊非兒無以起居望垂哀憐釋之返舍以全母子之命卽公賜渥矣公益歎異焉後有曹大守者新構察院成欲藻繪其楹壁也而羅致諸畫史有侮先生者陰入其姓名出片紙攝之先生謂攝者曰無恐老母第畱某所當畫者且夕赴事不敢後于他人或曰此賤役也謁貴游可以免先生曰義當往役非辱也

而求免於貴游不已辱乎遂潛往訖工卒先他人終亦不見曹而還無何而曹乃入覲銓曹問曰亦知沈先生無恙否則漫應曰無恙已而見相國西涯李公復問曰君來沈先生有書乎則錯愕對曰有而未至當附諸從事來耳時吳少宰方在詹府曹倉皇走謁問誰謂沈先生者其人能作何狀吳乃具語之故曰此其人名重朝端五侯七貴不足齒也曹曰然則奈何吳曰僕多其書可代之緘而致之第言沈先生適病不能爲書耳曹乃徧諭過吏卒救之曰歸也必無至郡齋而先詣沈先生比其詣也則從容出肅曰問

閩泐小何至辱枉尊重乎曹乃折節爲禮素田家餐
飯之而去先生則至郡闕一投謁爲謝卒亦不蒲伏
庭階也余聞之黃井氏云論曰人有恒言售玉視厚
售鼎視久以今觀於沈先生何弗然乎夫弋華獵譽
青紫爲之先驅馳驚仁義之途則榮名猶稿葉也彼
沈先生者世所稱藻翰丹青人也今觀其白首純孝
此與曾閔何殊哉乃若介潔不汙脫離世網卽伯夷
嚴光之流不是過也學者平居集業稱說先生則曰
古之人古之人乃其見諸操尚妮妮此此其不爲優
伶馴喻之行者蓋寡矣此其視沈先生何如哉於乎

先生逝矣乃海內士稱其藝而不稱其德果若人言
則國朝著名獨行傳者竟何人哉竟何人哉

郭清狂詔傳

陳昌積

郭清狂者泰和義井里人也名詔字仁弘其先曰頑
錦衣衛百戶曰和蘇州府同知則其父父大父行也
大父曰平立父曰祖禮儀伎重為邪清狂其中男也
魁岸瑋麗身肥白如瓠少從事學官弟子業稍試聚
然賢于昔業者忽置冊嘆曰夫務浩觀者遂其瑰瑋
之思也立極藝者著夫周流之跡也拘學則不然循
咫尺之韻誦市榮當世此與蟬蛻何異喪四方之志
矣遂去而體極其能于畫于是南窺九疑踐衡嶽轉
湖建康東入吳越折北經汶泗弔古齊魯之鄉觀吞

夫子之堂極抵帝里過代汴以歸曰畫在是乎何譜也其後肆意手摸卽成畫畫已題詩其上詩不盡又肆爲畫畫不盡又盡于詩間畫抱膝辟穀等圖又多以自實其逍遙之想世莫之測也是時江夏吳偉壯海杜堇姑蘇沈周俱以畫起名覽詡畫莫不延頸願交焉以故天下競傳清狂畫購之百金與人處造次輒鏡其人有隆貴欲多得其畫詡心謬之瞠目數屋梁不對又盤金固索遂踉蹌狂趨叫扉跳號而去隆貴笑謂之狂生竟不怪中常侍蕭敬異其能啗以錦衣術世官詡言平生不任拘檢且托日者言福薄無

責相苟貴必不利遠力却之諸所與遊皆真父兄行
及天下有名之士 孝皇元年戊申尹少保解相里
居引爲忘年交十五年壬戌詔取天下名書士郡中
推擇詔應詔重遊京師時長沙李少師亟禮之其後
無錫邵尚書豐城仁書景陵魯祭酒太原喬尚書
及今大庾劉侍郎世所謂學士仁人也然甚矜交誼
聞詔多蘊藉不賈藝先後慕覩其狀貌各誠門下苟
清狂至無問昕夕無畱門旣而謁人懽甚起迎之門
延入坐數擊鮮貰旨酒飲之詔性難酒然囁其人每
竟酒至醉醉輒呼紙揮灑以故諸學士倍貯清狂書

然不計酬值直去去十數年率不過舟過不報訊書
語在交遊集中先是寧康王荆和王好術學招致賓
客以百數詡爲首每見王衣紋縠深衣鈎旁綴以續
絰繫靛青條垂兩綬如緌冠青絹冠冠左右有纒緣
其下似側注步搖之狀靴足覆管首絲履杖斑竹杖
王望見之飄然類有道者呼曰清狂道人至奉百金
爲飲食具輒散與昆弟朋友及當意者所得亦緣手
盡焉家人諷之子貨金錢豐生產怒麾去問爲踴踘
關奕走馬參獵效少年之戲以示不拘宸濠嗣王敬
公嘗召與語公見其矍矍寡慮易怒欲去正德五

年庚午宸濠疏請中和之曲公愕然曰是謀將凌其上以此無貴種矣吾不可與之俱墊水火也故露拙業托微罪得去去後宸濠益猖獗固不可勝數己卯反大有端矣羽度其反必劫已居嘗默默不得志念右貴惟王都御史智權足解脫已王都御史者名守仁餘姚人也以學爲世儒宗工時假節提軍汀贛乃敬往依之懸書題詩見志陽明悟其志尋與之符牒令辟耳目他遊遂沿間道達武昌至則通訊率又貴俠者乃候虛無人雇籍船絕跡入德安界六月宸濠殺孫都御史許副使以反其黨言得郭詡勝得一敵

固然又況能慷慨借軀乎乃潛使人齎幣書約給以
好語入見有如逗梗鏗殺之其人跡至武昌搜及細
微家不得遂返時論公適有天幸故窘難得脫焉陽
明高其善解脫對客亟稱之曰鴻鵠橫絕非清狂斯
人邪庚辰公返鄉里矣鬚然矣每語人吾僅僅脫虎
口以先知退也愈益爲恭敬未嘗乘車行縣衛昌積
曰蓋聞之藝遜而攻世稱吳顧之畫有神術余不知
其遜矣兩人以下余遍觀先後畫者施設頗不類畫
何哉毛壽嘜賂誣王媪黃門負仄禍霍氏摩詰輞川
冥疑碧曹霸毛騮纏坎墮李迪黃犬遷瘴海吳興公

子忌瓜田至如陳遠謝庭循亦以特藝供奉蒙管此
豈美好者不祥之器乎語曰目能見人之形而不能
自見眉睫齒雖攻固無益也清狂本書者當其不受
中常侍之餌其志固已遠矣及宸濠首難卒賴先見
得自脫以壽考終稱逸民豈非布衣嘉遜哉李崧明
寡所偉視獨偉清狂爲其居業潔良達諷導權衡之
宜也助流詩教矣人貌榮名不謂是乎近世燕人某
元靖被庶人服能貴類其遁類清狂云

崑崙張詩人詩傳

李開先

北學張子言八歲入小學其童子師名之曰詩子曰
子言初學舉業于呂涇野繼學詩文于何大復舉業
既精諧相知咸以大魁元期之順天將大比先小試
諸生令各持坐具以進子言獨使家童代之不許遂
拂衣而去且嘆曰即使詩連中上甲爲清要職亦不
能也同時華容孫世其以進士爲提學副使有盛名
或有論子言者當時如少貶以從科目固不逮世其
耶然子言過于自許略不謂已有所少也所作初猶
未成其氣岸已欲吞曹劉掩顏謝駕班馬衡官屈宋

斯隸後雄與翰林江宜爰馬西玄林懋易廖洞野諸
豪俊交遊商訂倡和詩篇以此名聞天下將謁呂師
于解州乃歷房山渡澤沱緣中條陟太行廣覽黃河
紫汾凡稷契伊傳之跡唐虞夏商之墟莫不寄之吟
弄雖壯懷激烈而雅頌雍容遍遊洛川伊闕而後返
旣而呂官南都則又由全焦弔采石汎石湖訪椒丘
獨上雨花臺覽西湖之勝探禹穴之奇呼吸萬里變
化百靈洪濤汎漾于目前丹霞縹緲于足下自謂與
世無二而新製策出可與江山爭雄矣乃呈稿呂師
而迺其轅于大梁梁故漢孝王之封疆而吹臺又有

文人之宗李崆峒在焉凡數十日歌詠酬贈頗多崆峒稱其爲燕山豪士夜宴餅芝忽墮以爲梓行賜焉亦一奇也與崆峒各作芝梓行俱有李杜風骨前此曾送王夢澤還鄉因策杖荆山拿舟洞庭至汝南觀何師之疾相守七日師卒乃旋京師所居不過一廬之宮擇隙地種竹每遇風雪飄蕭時一披襟流盼此君簡簡生面相對欣然命酌醕然就醉外物曾不足以塞其慮且不復知有人世富貴豪華事舊友新知稱其盈門富武庫之森列溢文筆之縱橫腰懸白玉之環手擲金聲之賦警絕之資備飾之節雖居閭市

寄情山水每興到獨跨一衛信其所之雖中途風雨
饑寒不少改悔杭守李士行稱其不狂不屈不惰不
驕春風不足以融其情醇醪不足以味其況其晚節
退然若愚未嘗雌黃一人或壯其揮金如糞土視齊
奴猶几上鼠斯特少年俠客之雄豈足知其日後所
造哉有擬之以太白孫山人者是皆豪蕩之才崎嶇
之氣悲忿之音而子言則更覺追古有言何必拘拘
于古者乎應以物不古不靈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
行詩不古不成子言亦云太白獨歎千古會日曾行
酒令各誦樓字韻舊詩太白多宋元人作子言首首

駁迴因之各懷不平太白自誇其青崖貼天日下照
芝草斑兩句真曹氏父子也子言笑之曰尖新淺近
曹氏父子便不如此作贈之詩有張子自高格入山
從我遊之語子言怒曰吾豈汝門弟子耶從此絕交
有勸其出仕者則云吾亦有應世之才惜當時錯過
然財散而今貧既不能買官又不能求人此心終不
能忘張儀懷僕妾之食而爲客卿范雎蒙廁中之恥
而作秦相甯戚庸而師周威主父賤而竊五鼎奪釜
鬪于塗而卒握相印者蔡澤也無負郭之田而佩六
國之印者蘇季子也古之人亦人耳吾惟埃時而已

所著罵鬼詰髮笑琳七子等文雄奇變恠覽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其上上官求書書亦復駭觀其大約言成帝時楊雄從上借書上壯其志盡發石渠之藏雄乃竟無端涯之辭而冒天下之道文章邪詭不羈萬世稱善吾今不向上公求之無以恢其曼衍瑰璋之胃次而肆爲森嚴戈甲之文辭若遣一力士送書五車否則賓之堂下就鄴架而讀之得觀絕目之語廣登之竅談天地之符而搜鬼神之秘是亦古今之奇矣子言生有異骨七八歲時有教其父母者此兒非爾家所能畜因歸諸張氏張氏者故衡州郡丞子言

父衡州二十年而衡州歿又十年不知其爲李氏出
也有告之者殊不信已而知其實然捥臂頓足若不
欲生尋訪李氏得其二兄弟遂因二兄弟哭詣其父
母之墓痛臥荆棘不能興旣歸決意復姓謀于厚友
友乃勸之曰衡州如在而或有後李氏垂絕吾不敢
遏汝今李氏兄弟二人先父母且有孫矣張氏無尺
寸之孤汝又年近四十必欲割張以益李則衡州所
以業汝訓汝者謂何而可如此乎于是子言收淚舍
悽遲疑三年而後決故今仍爲張氏云字書狂放却
有筆力搏驚蛇草上之風而掛黑龍天外之雨若得

其一幅揭之壁間可以驚人亦可驅鬼形體敦厚方
面而多鬚見者不以爲權門公子則以爲帥閫武夫
而其中之所存則固遠矣子言生成化丁未卒嘉靖
乙未僅五十也予與子言交遊六七年頗稱知己集
已刻傳其行事恐久而湮沒世慕其名而不得其實
乃撰此附諸集後子言文非不高世獨尚其詩因題
其傳曰崑崙張詩人云

孫仲子宜墓表

喬世寧

士有抱才瑰異者安可使終絀弗用也又安忍弗壽以灰乃今見孫仲子若此矣余安得不憐才悲歎也仲子者楚華容人也名宜字仲可一字仲子又兄宗行亦仲也于是稱仲子云父繼芳雲南提學副使兄宗玉山令副使公官郎吏時仲子年五歲隨侍京師見羣兒誦讀卽徘徊不能去稍長穎記能屬文已卽能爲詩賦其敏慧蓋天授云始副使公師事何大復先生以何先生乃得盡交海內諸名人是時諸名人過副使公輒見仲子輒索觀仲子詩賦或卽尙試仲

子無不嘉歎以去已又轉相語縉紳間一時名動都下以爲張衡王勃復生也嘉靖戊子舉子鄉明年試禮部不第後數試數不第然詩文日益名家海內文學士日益稱傳矣辛丑罷試聞副使公計日夜奔蹄哭過哀遂病臥四年始愈蓋自是息心世故矣而家故在洞庭湖上乃時時汎洞庭遊君山樂焉乃歎曰與吾熙熙穰穰逐世俗功名孰與卽名山著書終身也于是自稱洞庭漁人著七遊以見志已又著遁言十七篇遁言者潛夫漫叟之謂也時年三十有八遂不復就試禮部不謁公府士大夫非專訪者輒避弗

與見人呼進士則不應呼漁人則應已乃構洞庭草
堂置古書名畫其中晨夕奉母兄遊覽甚謹也時復
招故人門生遇山翁方士亦招引不辭性豪飲能數
斗不醉每酒酣諧極呼盧擊缶放歌漁父詞意翩翩
然若遺世獨立者當其時寧論形骸卽天地萬物何
有也如是者蓋十餘年人益慕仲子義高謂可道遠
永年也乃僅五十歲而卒卒之夕仲子方省侍母歸
歸頃之卒人無不歎異傷之其女適蕭氏者先是夢
神人持璧幣聘仲子云此豈長吉玉樓之兆邪嗟予
以仲子之才顧義不就有司而薦辟不行公車亦不

復聘士遂使偃蹇自廢以死豈非蒼生之憾哉余於
仲子蓋故天道時制云仲子自經史子籍傳及莊老
浮屠外家言其稱說 國朝事蹟遠方謠俗與名臣
行業歷歷足聽又善決時事利害率奇中性尤愛才
好士士以此多歸之所著洞庭漁人集五十卷已刻
傳岳州府志洞玄志明初略彙藏其家孫氏日抄孫
氏世譜王氏易與天文書華容縣志編未就往余會
仲子湖上見漁人集蓋有離騷史漢之遺風云是時
仲子又且修董生劉向之業乃今不究其志也嗟嗟
傷哉仲子卒于嘉靖丙辰十月葬以戊午三月其二

子曰斯億斯傳斯億縣學生能世其家學喬子曰仲子有太史才乃顧獨以詩名往尚書霍韜欲以誥敕事特薦仲子仲子竟固謝已之平生立介行益如此于是按斯億狀爲表其墓曰此華容孫仲子之墓後人過墓下其以此想見其人

盛仲交時泰傳

盛時泰字仲交天才敏捷自幼好讀書爲古詩文下筆輒數千百言聲名大振求之者殆無虛日每有作卽濡毫伸紙一揮而成無畱思文成亦不加點定雖刻燭擎鉢未足言速正平子建更覺非奇也然爲諸生意累試不第嘗游吳王元美與相見大奇之贈之詩云能令陸平原不敢賦三都一時海內文士無不知有盛仲交者性好佳山水興到輒往不關家人知平生未嘗問生計喜賓客四方客至者嘗滿座日與飲酒賦詩閒舉古玩書畫贈遺之不惜也其脫落不

輯皆如此類後以貢至京師歸未及仕遊大城山偶
疾卒於途善隸書畫山水木石效倪雲林筆法有集
若干卷藏於家有子一人敏畊肖其博雅

盧栴傳

王世貞

盧栴字少樞一字子木大名濬人也其先世業農穫則什一而息之故以貧雄於鄉栴少負才敏甚讀書一再過終身不忘父爲入貧太學上舍數應鄉試罷免歸栴才高好古文辭不能頽而就繩墨爲博士諸生業以故試輒不利而聲稱奕奕在薦紳間著也栴爲人跡池不問治生產時時從倡家遊大飲飲醉輒弄酒罵其坐客毋敢以脣舌抗者而又豪歌詩當所得意下筆數千言立就客咸咋指遁去竟用是敗濬令某者數刻深名法家言於文非能好之陽浮慕之

以張吏術耳謂柝邑諸生才得相從事幸甚柝亦欲
借令謬恭敬為相得極歡令嘗從客語柝吾旦過若
飲柝歸與翁媪益市牛酒夜共張至旦室邑子相戒
盧生有重客門之履相蹈也而會令有它事日旣不
來柝愧且望之斗酒自勞醉則已臥報令至柝故徐
出坐久之柝稱醉不能具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為僮
人子辱愧見其邑長者邑人素惡柝者為柝護曰是
嘗見令君文而笑且唾令益怒曰何柝干極其役夫
得伏麥以為盜也榜之役夫被酒自理而聲強柝復
加榜焉旬日矣役夫夜壓於牆墮事聞令令色動曰

暗紫是復能倨見我耶。匿役夫所繇，歎狀當拊抵坐。獄具上報可拊，旣已坐大辟，繫獄又令仇之。故母敢爲稱寃者，而會拊鄉人間嘗侍飲，不遜拊目攝之去。已來爲獄吏，夜縛拊格筮之數，百腎腫悉潰爛，且歿矣。吏以他事罷，得不歿，乃感慨折節，益讀其所攜書。著幽鞠放招賦，以自廣其幽鞠曰：盧拊旣用事，逮繫濬獄與幽囚，伍腎情迷惑，日暮不知晦朔，仰天太息曰：嗟呼聖人修身晉道，立命不貳，賢者推運循理，以定所天，顧拊微眇，離茲憲網，問諸造物而已。因作賦以自廣其辭曰：帝顓頊之嬋媛兮，皇波汪乎姬。

委儻海岱蜿蜒於北陬兮靈宗嘉牒於范陽邈雲雷
之靈霽兮踳躒改南服淑浚土作甘美兮躡康侯之
芳躅皇傑悟董道以迪惠兮母氏靜約而告育曰余
夢文杏霏泮於霄漢兮芙蓉擘而尚粹溘焱燄條而
進兮應龍翳翳而下恥偵蚰虬以耕碇兮頷乞攫而
速喘億錯指以羣號兮朋駉駉而決背倏恍恍以憤
虛兮覺懷妊而因碁耕母陳夢
北夜有娠嘗余降於衛許兮幼
好矜而岐嶷岷青雲之偉冠兮挾長劔之陸離朝睇
余髮於崑崙兮暮濯足於咸池擊招搖以爲袂兮履
彗星以爲綦余長喟其歷之未瑰兮勗修余之菲芳

裁薜荔以爲衣兮束簪笑之翠裳集菌萑以爲藉兮
揉杜蘅以爲帳揭旌於蘭皋兮稅駕乎芳之塘余迅
滅輟以高舉兮汨鍛翮而填隕謂曾參之殺人兮談
市虎而成隕蒼蠅習習其貝錦兮魯日放明月之瑾
瓌嫫母慈以矜媢兮擯西施之頰媿而目珣蝮虺仇
仇於几筵兮戈鋌森森以刺余目旣阨余之倅廡兮
又謀之以鈇拳低曼睪彼犴狴兮築血斷而封囑官
闔怒以蹲踞兮視將踐踞而矯鵠檻樛蠅以黜刺兮
棟偃蠖而鱗翳縲纏纏於伏棧以苦余兮仍反接而
窘臂耳嘈嘈若有聞兮何迤迤而怫惛目炯炯以或

見今佇蹙勿而復曠神軼氣習習以潤澆今精懂懂
而往來覺塊然滯此一方兮心惘惘而增哀巖鼠淫
暉以齒余髮兮魑魅含睇而造慙儻器器相喃以對
泣兮御糾糾而呵護般速余兮紛厯緊鵬鳥之巢蚊
駭兮焉能戢此軀也枕雕虎以燕憩兮又誰知不我
虞也悲時晷之遄邁兮耀靈忽其西藏微霜淪而下
降兮恐瑤草之不芳高駝志乎雲中兮棄精氣而相
伴王喬衙衙而弗顧兮赤松告余又荒唐行僂僂獨
日暮兮安放乎不灰之鄉橫衝波而微舟楫兮大吳
搖首而振怒歷太山之坎坷兮翹翹敲吟以當路隸

後寔以在柙兮雖輕捷其馬去鳳凰之惟尉羅兮縛
菱菱之華羽抱鬱軫以顛兮呼蒼天以爲直戒五嶽
與嚮服兮俾河海使聽極咎絲遠以不聞兮玄武違
而莫測何羣神之豐豐兮靈炳燿而罔恤夫余旣不
能蟬蛻於茲薰穢兮眇寒風而長驚心結思於大荒
兮魂煢煢而上度激青雲之霏霏兮飄風回而霖霖
載玉女於後乘兮仿豐隆以先路義和儼以駭衆兮
望舒翫而傲御征輕輅之闐闐兮八鸞銜鑿以迴步
承雲霓之氛靄兮靈旂繽紛螺虬乎翠羽挹朝霞以
爲餐兮吸沆瀣之精英激華池之飛泉兮聆鈞天於

帝庭素女涕泣以淋浪兮問絃瑟而呻嚶處妃歎戲
以結軫兮潛咨語而沈情余凌軒虛而佚蕩兮將墜
結乎三光撰余轡而駝騁兮問元化於勾芒採參秀
兮眺瀛洲之微茫弭余節兮聊解佩乎扶桑睇南州
以凌厲兮嘉桂樹之叢叢召風伯以驅燠兮謁炎帝
於清宮何蒼梧之麟鬪兮重華穆以楊靈湘密鱗而
灑灑兮二妃胡爲而弗從決白門以西望兮覲蓐收
於金樞氣結結以莽曠兮溥晻晻而誰須鴈王母之
仙姝兮狹瑤池之芳都指玉勝以爲約兮歌白雲以
相愉葦旣燻余以好艾兮絕弱水而進輅奔王穀之

破破兮指八門而並驚軼鍾山之幽院兮令照之以
燭龍召玄武爲備禦兮勾辰翼乎紫宮託鷲鳥爲之
先後兮問太乙之繚垣靈刻刻以黝約兮鳳凰承旂
而飛軒雷師礮礮轟噬以震盪兮烈缺閃爍而施鞭
譏颯頂以堪余兮聞咤噫而俾還卒攪涕反此萬都
兮潔筵算從卜乎巫咸口天地無隘兮物無終始變
化互渝兮幹流遠徙形氣轉薄兮或浮而沈造化沕
穆兮禍福無門肆性命之難言兮誰知其極萬物糾
以雰盪兮又安所止息惟大人齊物我兮以天地爲
廬舍總山川於毛髮兮騎日月以爲馬夫有虞之潛

歷阪兮當曆數之在躬夏后崩厖而陟大寶兮季有
光於黃熊震龍豫而下積兮顧駕禍於周庭白魚躍
以膺夫命■鉞氏顯而有功奚伍羊以自鬻兮由余
振於西戎尚鼓刀於海濱兮仲父射鈎而桓榮仲連
談笑以却羸兮胥重繭而存楚條相后而餓灰兮贊
搖筆以光輔墨不黔以衛道兮孔轍旋而微伍光狷
介以自湛兮夷顛頌而振古夫遁因無涯涘兮行焉
知其所如惟恬澹與家漠兮斯貝人之攸居從委命
而棄流兮遊塵席之鄉忽喪我而無是兮觀秦初之
茫茫余託蜉蝣與遊兮曾日月之徜徉忽歸魄於玄

壤兮又何足傷勉脩余之俶服兮珮芳澤之幽蘭初
揭車之落英兮裝芷蘭與射干飾翡翠而綴珠被兮
爛的皪而千眠組綺縞而飄颻兮下結之以雙璠余
媿美而自鑑兮何媒灼之可攀夫君眩而弗御兮亦
余心之嬾嬾系曰天地緼綸何時明我欲見之心傍
徨輾轉懷憂祗自傷超軼絕世窮大荒帝極洪洞不
可量緘悲歸來卜巫陽勵志肥遯舍大章獲我所思
樂無飄放招文多不盡錄居頃之盜行剽迫枹艾自
剉火燒其廬子錢家咸負貸不償枹固已壁立矣今
亦更悔念魚肉盧生何酷耶陰稍稍寬枹攀有所覺

詩辭呼使從獄具草草上予酒肉食飲洗沐尋令去
溶爲大官事益解而故人謝榛先生者攜柙賦游京
師貴人間絮泣曰天乎冤哉盧生也及柙在而諸君
不以時白之乃罔罔從千古哀湘而吊賈乎陸光祖
吳人有心計俄謁選得溶令至則首爲更爰書上論
鬼薪輪作三歲盧柙旣出獄家益貧乃爲九騷謝陸
令而謝榛先生方畱滯鄴柙走謂之因上賦趙王趙
王覽而奇其文立召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人人更
置邸延柙柙則稱客坐右坐握麈尾辨說揮霍數百
千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也鳴臺颯風倏忽而爲辭

若賦各得以意去既酒醉故態畢發罵其坐人則人
人掩耳走避柙竟亦不自得罷還顧橐中所餘金幾
何趣付酒家也婦嘒嘒咎柙不顧曰天生盧柙爲女
曹地耶矣人王世貞治獄大名飛書大任山中勒邑
吏具筆札受柙所著集若干卷柙故亦慕柙世貞嘗
爲文托謝侏先生致之不達至是見世貞郡臺把臂
爲布衣飲三日酒語恹恹恨相見晚也世貞序其賦
略曰余跡盧柙所遊逢及狀貌殆中庸人耳既稍得
其古詩歌行讀而小異之至讀諸賦則未嘗不爽然
自失也三閭家言忠愛排剛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

哉長卿務以靡麗宏博旁引廣喻其要歸卒澤於雅
子雲謂之從神化來耶然自東京而下蔑如也諸儒
先生號名能文章家奈何取其所論著而姑韻之以
爲賦若茲乎哉卽盧生所就幽鞠放招凡三十餘篇
其概不得離津筏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窮天地
之紀承人物之變與天喬走飛之態經緯臚列假二
三能言之士如宋玉景差者蟬緩於左徒之門豈其
先構而室哉構旣以別世貞去南游金陵陸光祖爲
祠部郎畱月餘走越歷吳母所遇還益落魄嗜酒病
三日卒王生曰構未歿前生一歲妻歿二女其一踰

二十不嫁栒侯時世貞方坐家難浮繫長安邸中不
得其狀也其文辭散失母收者故爲之傳其行略欲
令後世知有盧栒耳予亦愚鮮量矣栒不遵邑令家
不被亾然其文辭亦不工嗚呼世寧獨一令哉

鵝池生宋登春傳

鵝池生者姓宋氏名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生壯歲頗髮卽衰白因自號海翁人業以海翁稱之晚居江陵之天鵝池更號鵝池生宋氏故新河農家其先嘗累高貲生少失父母以亾嘗省家益貧然性嗜酒家貧不能長得酒則時發憤讀古人書見前世結纒射書擊筑棄印諸賢憂心難奇節未嘗不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生始慕俠能挽剡馳駒間出其餘習爲小詩輒自喜不欲以示人又稍稍通繪事師江夏吳偉鄰之父有頎而鬚者生戲爲之貌絕肖父因勸生

益習此可作生業何乃日沈酣落魄里中也生不應
以是里中盡目爲狂生人所知名年三十會一歲間
妻子女五人俱相繼歿生仰天嘆曰咄嗟天乎將驅
我於埃壙之外乎遂屏家於其兄而自囊書遠遊游
至博陵博陵有故所善客憐之餼之遊舍二年生默
默不自得竟謝去去之京師日跨一蹇驢行長安道
中往來覓詩方是時臨淄布衣某以詩遊公卿間聲
稱籍甚生間得其詩唾之曰作詩何爲者而今七尺
軀津津諛貴人而活耶居京師月餘公所遇又去之
渤海入兗州登嶧山觀秦皇帝道碑還居長白山一

蕭寺出囊中故所貯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關揣摩如是者三年頗窺作者之戶遂大放厥詞而於五言尤工眼駸駸白叻今人矣又去而浮淮海渡楊子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過雲陽劄伏延陵季子祠下涉吳會訪錢塘天竺靈隱諸峰已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太行而西窮關陝澤潞請邊塞其在井陘嘗居龍窩寺餅粟罄矣寺僧厭苦之生曰僧毋窘我我試繪一小圓持至市中當得粟已而果鬻粟五升伺粟不盡不更繪而市人爭欲得生繪則日擔粟詣寺門相賙生不能堪乃避至城外一

山樓樓依岨陡絕樵蘇所不至山鬼晝出侮人生坐
臥其中第繙華嚴經數卷足不履戶外者累月山中
人疑爲逋容將逐之而生遂遊太原太原之逆旅人
以生衣垢敝待之不爲禮會旁舍質欲覓詩爲其長
者壽逆旅人以試生生卽與之詩復問生能書乎又
與之書逆旅人始恨知生之晚也而質更製鮮好衣
數襲遺生生佯受之而轉投其逆旅人逆旅人愈慙
感生復白衣其垢敝者長揖逆旅人去也已由棧道
入西川遊峨眉山遡巴下荆鄂將達於潯陽返於黃
迂雲夢而北走大梁偶憩鈞州酒肆而鈞州有党中

丞者得其所題酒肆中絕句詩強致之家留數月復
自宛涉襄過京山生所跡蹶蹶於唐氏之渚傾其囊
中書曝之衛唐氏異生所爲要與之飲食歡相得也
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氏爲刻其詩傳荆郢間更贈
生二童子卽生所呼爲丹砂白石者生挾二童子轉
江陵登王粲樓讀其賦感昔賢流寓地有終焉之志
始生數年前嘗至江陵居城西開元觀故遶王奇其
詩名謁便殿語不合一夕遁去去數年復來生老矣
乃依其兄子宋鯨耕天鵝池之石田歲穫菽十斛生
以其半易米雜菽炊日度一餐稍羨則盡以給酒費

晝夜哦詩不絕口是時吳人徐學謨爲荊州守聞生
高自往物色之生始匿不欲見太守至再始見明日
生戴紫籜冠衣皂繒衫報謁据太守上座太守侍人
竊竊私語曰客頗妄亾知太守奈何輕威也久之往
來廨中而太守之寮吏奉太守意皆浮慕生爲謬恭
延致之生揣其無實終不肯往太守爲生授室城中
從天鵝池徙之居約以他日見訪是日太守偶先有
所往經其門而遲及之生恚曰是太守給我也叱臨
其室生已鍵扉臥不欲內太守太守令人穴其垣入
見主方科跣席一茶僵偃壁下太守笑曰若欲爲龐

萌耶瑯琊人將捕汝矣生起謝曰室無几榻難淹尊
官耳因索酒飲之薄暮而罷其後數年太守坐廢家
居生在江陵念太守憔悴業欲從之遊而貧不能促
裝齋乃詭爲羽人裝手持一鉢裹敗衲行乞於途自
江陵瘖足數千里來海上海上人以爲太守客遠來
爭勞其之而日持河豚酒享生一嚼而盡明日見
持河豚酒者不爲謝亦不知爲誰其後持河豚酒者
遂不復至而海上主帥郭公者亦以太守故遣人遺
之金爲生壽生揮之曰將軍以貧士爲金遊耶東海
若笑我矣幸使者謝將軍時太守欲買田舍生于海

上而廢其性骯髒不能諧時俗人不復彊也居三月別歸江陵生歸太守囑之曰江陵難將作矣盍定計審處之生領之而去其後二年遼王果坐不法廢比奏當成而遼王之客亾得脫者生嘗爲遼王上客而又爲人倨卒以狷介故不及于難後遊石首爲少年所窘辱發憤去因童髮爲頭陀不知所之贊曰昔孟襄陽以詩窮顧藉與荊州張長史藍田王右丞游二人嘗薦之玄宗朝卽不用而襄陽之名以附青雲益高生五言詩有逼類孟襄陽者如問居云平生款段馬不識孟嘗門清明日海上云一盂寒食酒東海吊

田橫其清婉悲激非近歲布衣詩可化也及考其游
跡幾遍天下囊中惟一錢自隨以是所至敲窮餓卽
窮餓不肯輕見一貴人卽貴人自見之意稍咄竟掉
頭去不復顧世方指爲異物誰復傳其詩至石首之
事危彌甚矣然非其所自取徒以騎旅故爲少年所
乘此韓淮陰他日召而賞之者何遲憤懣逃世太
史公稱獨行之士空室蓬戶咀菘稗褐不厭灰而已
者豈斯人之謂歟

草橋先生郎瑛傳

許應元

草橋先生姓郎氏名瑛字仁實仁和人生有異質五歲喪其父父且卒指以語人曰吾六十生男不觀其成然是兒成必有以自名者少長從先生長者游有儁稱選爲學生與邑人王一槐陰伯相友兩人旣高才慕重期許自以寡儔又淺少當世之爲舉子學者乃相與馳騁古昔以踔厲廣博絕出庸近爲奇先生素多疾以是益無意榮進有愛之者曰如後時何先生曰吾旣已委身載籍矣當復與少年斷斷爭甲乙邪因作脾對以見意督學潮陽盛先生惜其材猶欲

因羅推挽之卒謝不出家故餘財自奉親外一以贖書所藏經籍諸子史文章雜家言甚盛至他人所無奇記逸篇古圖畫金石之刻寢以益富而費日以貧先生無所顧獨敞大屋樹高厦剔置數几危坐諷讀其中攬要躡華刺抉眇細摘瑕指類辭同異得失而著爲書凡數種數十百篇四方纓綬之徒見其書無不願知先生者行省及臺郡守丞以下二縣之大夫下車則先問禮先生金陵顧公璘河南王公尚綱進賢萬先生潮皆當時宿望鉅公尤器重先生與爲交友云先生爲人率直言議不能阿貴人亦時時撻咤

談天下事正德末年寧藩計始萌芽未有覺者先生獨先以爲憂其後聞陽明先生在汀贛曰豎子不足圖矣在顧公座論士習頗詆訾吳下顧公故吳人亦無諱也事母以孝聞有疾再刲股再愈幼小時兩姊壻利其財謀危之百方幸不歿其後歿皆棺斂之初所與友王蔭伯者仕爲工部郎中卒先生爲撫定其身後事甚備其于倫道如此所著詩文及聯句若干卷訂正孝經大學格物傳各一卷萃忠錄二卷青史衮鉞六十卷七條類稿五十五卷許應元曰昔太史談論六家要晉班氏詮敘九流雖不盡合于道然所

刺譏諸家得失雖百世其可易乎觀郎先生所爲書
總儒墨兼釋老雜方技鈎術數攪稗官風謠蒐羅貫
穿進退有意其用力亦已勤矣儻亦有談固之心哉
用藝文取士于茲千年學士迫趨逐好隨時上下以
求利祿遠乎未流陋簡已甚操狹而欲奢用力少而
取庸多童昏皆可爲也以先生之才也布大然不以
此易彼此難一二爲俗士道也布衣好言天下事者
又有錢塘王濬亦與予善

錢孔周同愛墓志銘

文徵明

吾友錢君孔周以高明踔絕之才負較然奮迅之氣感榮激昂以豪俊自命惟性闊達不任於抑所與游皆一時高朗亢爽之士而唐君伯虎徐君昌國其最善者視余拘檢樸樸若所不屑而意獨親時余三人與君皆在庠序故晤為數時日不先輒奔走相見見輒文酒譙矣評陳古今或書所為文相討質以為樂既而唐徐起高科入仕事皆病亾而泐君子重王君履吉雖稍絀出而遊好為密善君喜學而好結納自少至老未嘗一日怠學亦未嘗一日怠取友以自益

也其所友必皆勝已者苟不當其意雖貴富有勢力者恒白眼視之或取怪怒不卹也家本温厚室虛說深嘉木秀野足以遊適肆陳圖籍時時召集奇勝滿座中酒壺列前棋局傍臨握梨呼盧憑陵翔擲合醺賦詩負軒而歌逸然高奇不知古人何如也嗚呼而今已矣交游中有如斯人可復得耶性喜蓄書每併金懸購故所積甚富諸經子史之外山經地志稗室小說無所不于而亦無所不窺尤喜左氏及司馬班楊之書讀之始遍遇有所得隨手人記積數巨秩至所不喜雖世指以系切要而君未始而注目也爲文

奇崛深奧讀之棘口不能句然思玄語麗足自成家
而尺牘之妙尤其所長一行數字矢口信筆文意恹
然如出矚鍊他人沈思極意不能至也早歲思以功
名自奮稍歛鋒鏑以就文場矩矱亦惟涉獵訓故涵
泳道腴而已於世所謂括帖闈筮皆不之省人咸非
笑之而捉學莆田陳公獨識之嘗按試第君高等咸
以爲疑公曰吾見其文有古意知其非經生常士也
余親聞陳公語喜公能得君而又喜君之爲陳公所
得也自陳公去他主司惟取淺近合格者而君不復
振矣君自弘治辛酉至正德丙子凡六試應天試輒

不售而年日益老遂自免歸嗚呼惜哉君長身玉立
被服鮮華舉止軒昂人望而異之謂必有所就而奇
窮骯髒迄於不偶嗚呼惜哉晚歲困於征徭家日益
落而又得末疾行履疲曳每負杖而嬉高懷雅致不
殊前時文酒過從讌談諠浪透蛇容與使人意消嗚
呼君真雄俊不羈之士哉君諱同愛字孔周別號野
亭錢氏其先江都人有諱仲陽者以醫顯於宋事見
國史五世祖益仕元爲常州府醫學教諭避亂來吳
遷爲長洲人益生太醫院醫士原善原善生晉府良
醫道宗道宗生大醫士良玉良玉生伯寬伯寬
生汝式汝式以上世以醫爲業汝式娶陳氏生君之
兄弟二長同仁太醫院亦醫大郎君

王履吉龍墓志銘

文徵明

嗚呼悲哉王君已矣不可作矣君文學藝能卓然名家而出其緒餘爲明經試策宏博奇麗獨得肯綮御史按試輒褒然舉首一時聲稱甚籍隱爲三吳之望三吳之士知君者咸以高科屬之其真知者謂能肆情詞藝非直經生而已然皆非君之極致也乃君之志直欲軼古人而逾之自非通古今周一世不足以充其所受也是可以以一時一郡論哉君資性穎異將以勤成於書無所不窺而尤詳於經手寫經書皆一再過爲文非選固不學詩必盛唐見諸論撰咸

有法程余年視君二紀而長君自卯肉卽與余游無
時日不見見輒有所著日異而月不同蓋浩乎未見
其止也而豈意其遠疾而歿也嗚呼惜哉君正德初
與其兄履約並以偽造選隸學官婉聲儷迹翹然競
爽旣而履約舉應天鄉試尋舉進士而君每試輒斥
以年資貢禮部卒業太學又試又輒斥蓋自正德庚
午至嘉靖辛卯凡八試試輒斥而名日益起從游者
日衆得其指授往往去取高科登顯仕而君竟不售
以歿嗚呼豈不有命哉君高朗明潔砥節而履方
切時世聲利之事有所不屑儂俗之言未嘗出口風

儀玉立舉止軒揭然其心每抑下雖聲稱振聳而
籍自將對人未始言學蓋不欲以所能尚人故人亦
樂親附之性惡宜穀不樂居廛井少學於蔡羽先生
居洞庭三年既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
侍不數數入城過佳山水輒聽然忘去或時偃息於
長林豐草間含醺賦詩倚席而歌逸然有千載之思
迹其所爲豈碌碌尋常之士哉是其志之所存必有
出於言語文字之上者曾不得少見於世而僅僅以
文傳而其所傳又出於文場困頓之餘雅非其至者
嗚呼豈不重可惜哉君孝友天至居常能愉悅其親

而顧之於道與兄履約少同筆硯食息起居未嘗少
離既各授室而聯袂共食視室處之時恒倍也君卒
時履約方官京師及是以都御史出鎮鄖陽使道過
家以葬君屬徵明爲銘君諱寵字履仁後更字履吉
別號雅宜山人

陳山人鶴墓表

徐渭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爲嘉靖乙丑其子廣西都
指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於某
所與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坤
而先以狀屬柳君文至是顧以葬事阻湖之行又以
余與柳君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
幾稱知己於山人也顧且令予表山人墓而柳君所
爲狀亦束不使見且曰必按狀而表吾翁若毋安取
於知吾翁哉噫都君之志則善矣乃若天之所以縱
山人者豈惟余不之知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

然謂余盡不知山人固不可山人生而穎悟絕羣年
十餘已知好古買奇帙名枯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
以例襲其祖翁某軍功所得官官故百戶也山人固
不喜握鞭鞭弓矢以自匿其亾角負平生一旦鬱鬱
得奇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爲醫久之洞其旨
則自爲診藥凡七年而病愈愈而棄其故所受官着
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奇秀余從道上望見之疑
其仙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於甥蕭家酒酣言洽
山人爲起舞也而復坐歌嘯諧謔一座盡傾自是數
過山人見山人剖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儒行玄釋

凌跨恢弘既足以撼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爲古詩文
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既已間出已
意工贍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歛越曲隸草釋
梵巫史祝咒擢歌菱唱輓章葢辭儺逐侏儒伶倡萬
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圖籌稗官小說與一切四方
之語言樂師矇瞍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興至身親爲
之靡不窮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盡一時
豪賢貴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片墨或
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爲幸雖遠在滇蜀亦時有至
者卽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山人又喜

拔窮士士或往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豪貴人
每值山人飲旅者行者舉爵持俎載筆素以進山人
則振髯握管須臾爲一擲累幅或數十丈各愜其所
乞而後止而往彼箋札酬酢去爾目營心記口對手
書又雜以論說娛戲如前所云者一時雜陳燦然畢
舉於是軒蓋益集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銜命之使
有未見鄉縉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臥未起或時就
榻見之諸公旣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指顧自如
雄談闊視雜以嘲詆無不氣折心醉頰內交而去蓋
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爲常乃一往金陵客四年

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陵將造尚書顧
公公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山人也遂深相結而今
之殮山人而哭盡哀者爲孫公官又皆尚書豈山人
終始於金陵固自有數耶予嘗謂山人氣雄邁跨詣
貴旌似東方朔才敏似劉穆之其爲瑣細藝劇忽整
衣憤談理道辨世務又大類曹植見許淳事然穆之
史載其妻截髮爲食飲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想
見而朔數貢長安女未聞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
又意甚驩也此亦與山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
山人百所能真若海釀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而

山人獨兼之此殆天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豈以予寡陋謂其智盡知山人耶故予略述其所可知者以復都君都君當朝莫以予表若柳君狀並告於山人脫稍相異同山人當自知之也

徵士彭先生年墓志銘

王世貞

王子曰吳中故名饒隱君子若臯伯通梁伯鸞其人者然其文采不少概見何哉傳不云乎身旣隱矣馬用文之則夫修辭之士外恬穆而中動狹者又何擇也余爲吳人多從吳賢士大夫游好稱說文先生文先生沒則又好稱說彭先生咸彬彬隱德文采矣而彭先生貧不及中壽以歿王子曰悲夫悲夫彭先生歿矣卽後進好稱說焉能更二先生也夫皤皤黃耆天下模楷文先生庶幾近之苦乃因時爲跡匠心成一應不徇物止不近名其猶在彭先生乎其猶在彭

先生乎彭先生諱年字孔嘉其先清江人有隸尺籍
吳者遂爲吳人而彭先生之父昉嘗舉進士爲新會
令以不能其官輒去去不能其家益旁落居邑邑不
自得彭先生廢外務顧謂婦朱精專其志而朝夕之
曰奈何使二尊人食貧也自彭先生任爲子而新會
公怡然忘貧曰吾今而後知爲人父者之樂也彭先
生少穎卓嗜讀書讀多六經諸子史兩漢古金石言
而不喜醒齷習舉子業新會公亦任之曰母苦兒卽
用是貴作乃翁廼矣新會公與配胡夫人相繼沒彭
先生毀骨立悉廢著而其喪落家以日益貧顧其學

日益進益多長者游彭先生爲文章工詳腴下筆不
數千百言不止尤長記傳贊誄詩大抵宗盛唐二
杜旁及香山鄧州精法書宗右軍黃庭魯公家廟率
更九成行體翩翩看山矣吳中好事家以不得彭先
生書及詩若文爲愧邵太守南充王公察彭先生孝
廉上捉學御史真定楊公爲下博士師幣徵彭先生
入郡庠而歲糜之已又檄彭先生應鄉試彭先生爲
一之南都登鍾山望大江而返卒不請廩曰是升斗
天子所活士以俟異日用者吾安得食之居無何竟
請於後御史靳馮公以免人或謂彭先生不爲儒生

時耳且吾敢倍實而冒其名哉吳中好事家既雅已慕彭先生爭納履謁請至則奉酒炙爲壽彭先生無所忤人人自喜謂得私彭先生彭先生好游吳諸名山若虎丘石湖天池玄墓尤數其所題詠流人間互傳寫之至紙爲貴彭先生不爲家裏橐中無贏金卽以文請得少贏金趣送酒家矣彭先生雖日游於酒人乎其內行淳備諄諄人倫少弟沒無子養其嫠終身有寡姊迎之歸婦未亦時時能先其意曰婦苟以一簪珥負二簪者卽爲負彭先生彭先生旣橐於文

辭貌玉立秀爽其然口不挂人臧否入故欲試之沃
之酒至醉益之酒益恂恂溫恭長者故相夏公辟彭
先生爲記室謝弗就後復有穢相罷以身後託彭先
生裹百金裝爲聘亦謝弗就問其故笑而不答於乎
其介立獨往豈可與刺促嚇腐鼠者道耶然終始不
欲去長者乃爾彭先生素強無疾晚得少疾卽救治
後事時王子自陽羨歸疾作過吳門彭先生出視之
爲勞苦曰子憊耶吾乃能視子然吾不及新矣余惟
弗敢詰旣余歸病益甚然念彭先生不已而吳人張
伯起爲二賢行憫余與彭先生病也無何彭先生竟

不起當彭先生不起能預爲日至日炷香以測晷且
盡曰未也更炷至半曰是矣遂脩然而逝彭先生生
乙丑正月十三日卒嘉靖丙寅十二月初十日壽六
十有二

天池山人陸采墓志銘

兄察撰

天池山人陸子玄者吾弟也名灼更名采世吳人吳之西境有山曰天池蓋道書所稱可以度世者也君意慕之因自謂山人云君生踔厲英發始爲校官弟子不屑守章句縱學無所不觀從其婦翁故太僕少卿都公游銳意爲古文辭尋以例升太學益務精進視當世顯人名能文章者輒往踏門自通賈以所業偕一見賞愛其名遂隱然以起自江以東學士多延頸願交者而君意獨自許用世謂功業可立取時於廣坐中奮髯抵掌論天下事語多觸時禁客不樂聞

藉稍引去或目笑之君色自如不爲止在太學二十
年累舉輒躓遭世玩侮中不能無少望日夜與所善
客劇飲歌呼爲樂間出游或經月忘返囊中裝無一
錢從者以告若弗聞也東登秦岱賦游仙三章慨然
有輕舉之志南踰閩嶠徘徊武夷諸山語人曰世無
知我者吾聞京師天下豪傑幅湊又燕趙多忼慨士
吾且往觀焉儻庶幾乎行半道病還及家意頗惘惘
夜中數起東西行謂余曰日者言吾歲行在酉當厄
吾形神不相攝矣吾殆將死也因屏人屬余後事其
言凄愴不忍聞兄弟相對歔歔泣數行下居亾何竟

不起傷哉是歲嘉靖丁酉九月二十二日也年四十
一後八年乙巳十二月十三日乃葬其地實天池之
麓亦若其冥契云陸于吳爲著姓宋季始家陳湖之
上吾先君諱應賓母夫人胡氏有三子君最少先娶
都公女繼娶邵氏子男二長舒枝都出府學生次敬
枝側出女一邵出適太學生陳沛孫男二嘉禾嘉果
君性儻易不羈與人游處輪寫心腹無所隱匿每揚
摧今古品藻人物機辯鋒出莫能窮者而矜執自信
不肯訕折徇俗雖故所親善一弗當意則面斥之或
致怨懟不恤也其於文喜稱六代詩初親摹盛唐體

宗謝康樂造語往往似之居閒弄筆游戲爲近體樂
府若調笑率然之作亦繼藉可善獨好聞國朝故實
所至延訪勤切點者或謾言以中其意君亦傾聽弗
疑他如幽冥物性黃冶變化之言靡不采獲著之編
錄多至數十百卷藏于家聞有奇人異書不遠數百
里走求之其篤好如此余與君少俱侍吾伯兄子徵
學議論下上自相師友而嗜好略同方賴焉以相規
切庶有益乎而君棄予歿矣銘曰 吳有奇士陸氏
子玄生不逢時又弗永年嗚呼悲夫

錢叔寶陸叔平兩先生

附蔣翁子健

叔寶先生殺其字叔寶世爲吳人先生少孤能自勵
讀書家貧無所得書游先太史門日取架上編表讀
之且遍復以其餘能習繪事心通神解超入逸品於
是聲日益起戶屨時時滿顧先生愈不爲家家愈貧
先太史過而題其室口縣罄先生笑曰吾志哉而其
嗜讀書日益甚手錄古文金石書幾數千卷校讐至
丙夜不休所纂集書有三國文類抄南北史摭言隱
逸集長洲志三刺史詩及續吳都文粹吳都文粹者
蓋仍宋鄭虎臣所纂而續爲數百卷吳中故實將無

踰此惜其家貧而世且尠好事者莫爲梓行亦未有
副在名山也又盡哀集吳中先賢而像之各手錄其
誌若傳而聯撮之開卷一室琳瑯照座下及几榻之
微亦必摹勒宋元名人手蹟婆娑把玩以自愉快性
復勁直不能容人卽游於名士大夫間皆能藐之以
氣語亾私者客或稍不當意披衣徑出不顧竟以是
貧且老有子允治繼其風而同先生時有陸治叔平
亦善繪事饒風雅築室支硎山下雲霞四封流泉迴
繞手藝名花幾數百種歲時佳客過從卽迎致花所
割蜜脾剗竹萌而進之苟非其人強造者以一百支

門剝啄如弗聞矣。個儻嗜義當貢以與其弟腴田數
頃盡棄以構其先祠於友朋誼甚篤。兩先生者蓋皆
吳中高逸。可以揚清起雅。而世僅以藝知兩先生。謂
知兩先生哉。後皆以壽終。

論曰。昔人謂畫能使人遠。則非遠心人烏辦此乎。讀
書萬卷。烟霞四封。逸氣磅礴。應於心手。歷千年猶足
想見其人也。故余竊謂吳中自兩先生沒。而畫品絕
蓋其品絕矣。後有蔣乾子。健者破屋半間。隱居虹橋。
一介不苟。八十年如一日也。桃源江進之爲宰。表其
廬爲東海冥鴻。殆庶幾焉。

黃淳甫姬水傳

馮時可

黃淳甫先生有子曰嘉芳神姿清舉雅懷有槩所稱詩多深致余心善之與酬應無間而君顧時時念其先公也曰小子詩何能嗣先人哉日幸以公之重而序先人詩是公之不棄其孤而使孤藉寵靈以不灰先人也余小子其何敢一息忘獨念先人所不灰者更有在而人未悉也必託公以垂遠小子終身志之不佞乃爲先生作傳先生名姬水淳甫其字其先汝寧人以校尉謫蘇州因籍焉至曾祖暉用經術舉進士官比部郎有聲一傳而祖異以貴雄郡再傳而父

省曾以藝擅代黃氏遂爲吳望族先生藉祖父遺業
少就外傳穎朗夙惠父著膝前每有占屬應聲立和
多雋語賓客滿座一見咸能志其姓字起居莫不越
席提耳相顧詫曰不意黃童復生於今遂令江夏不
得獨奇年十四補邑諸生試文甚工傳覩郡國性至
孝母卒柴毀幾不能生而又虞傷父志人侍則拭淚
佯嘻退則閉戶標踊爲孺子泣兩目幾損迨父見背
銜恤益甚酸感傍人盡斥橐中金營窀穸已又棄負
郭田梓成遺書自是家日旁落且以積哀成瘵度不
能治博士業而試復輒左嘆曰吾少不自量妄冀經

明可芥拾第也賈用不售如命何夫所以宅於枯莞
矻矻嘔嘔呻其佔俾窮晨夕歷寒暑而不辭者欲循
榮執親親旦暮也親不待矣矻矻嘔嘔不自止將以
奚爲夫人寄寓天壤淹忽不啻若道颯石火也匏瓜
自畜坐成腐朽是不能以名而寵榮親身又以名而
捐親所遺之身計畫無俚矣遂謝諸生獨出入緇流
嘗慕遠遊不能自致則側身四望興言詠嘆郡有開
元寺結草菴其地所占清曙延月聚雲戶外草樹颺
颺響若空山先生攜其侶曰而來而姑以是爲三峨
五岳乎哉以是爲銅池金谷乎哉夫苟趣會其韶秀

而筆屨者恍然在耳目矣方岳部使聞先生名于旌
接迹先生閉戶謝不敢以楚服辱長者或強爲贈遺
力却不納曰幸不至溝壑不敢以無功當橫施里中
俗子逼欲致先生則篋書而出遍履支硎諸山不可
跡已游倦而歸望其廬曰何纍纍者腓也得毋貴人
乎復遁去至經月或挽而留之不可則嘲曰子知會
心不在遠何迺捨近矚而事遐尋先生笑曰苟欲會
心寧知遠近吾以丘壑視階庭以几席視雲山鳥飛
魚泳惟意徜徉耳且天幸值我以濟勝之具不致養
我以諧俗之態我是以得有人所無而無人所有子

顧欲奪其所有而強其所無何天憐之而子辱之耶
吾寧以所無負諸貴客誰寧以所有負諸名山子母
謀謀矣客又曰尚同因非真而標異亦非道何用是
拘拘爲曰我少也賤貴豈我倫芸牧相混政我之玄
同也奚其異嘉靖中某島夷作孽先生因攜妻子僑
居金陵每登石城望鍾山吐雲若青蓮笑曰此不減
三峨五岳矣諸貴戚召游家園則笑謝曰觀足矣惡
用是金谷銅池爲一時名勝慕之幅輳相與廢和卽
最能詩者爭下先生所著篇什甚富有白下集先生
始作精麗宏博至是改轍而趨澹辭雅調然亦無率

爾凡穉語王司寇元美亟賞之評曰吳習務輕俊微傷於淺中原好爲豪不免於羸淳甫乃能劑矣司寇每排異軌於先生獨無間人亦以司寇紛紛雖黃獨此不爽踰六載島夷平先生還故里雖家四壁立而愈益喜法書名畫極力市易或遇窘則復斥以資食指稍贏則召故人焚枯酌醴爲娛樂或丐貸必旁究濟之使稱意去客或謂曰爾貨有幾不虞罄耶胡不已是急而急人先生曰我念吾窘乃恤人窘施自性耳誰能慊慊若婦人行之自如所居環以奇石異石焚香獨坐蕭然世外當風日清美攜酒自勞曰此亦

令人駘蕩居然有三峨五嶽意壽老是矣嗟夫金谷
銅池不素玩而麗暢然役神疲力終不長有此夸父
哉先生自是不窺市井雖故交亦罕識其面惟清冷
素侶爲開一徑雲間有山人陸中行吐納風流辭寄
婉逸每衣險衣弄扁舟五湖間信風來往一日過吳
門先生異之瀟灑相遇晨夕拍浮曰見陸生引人自
遠不必山水自後吳人始知重陸山人乙丑予寓虎
丘先生走訪已而餉予書范則以陸山人故先生書
學祝京兆而道逸過之方其濯洗雕飾楚服笑語亾
能小異先生者及興至命管書其所撰吟詠夏雲秋

蓬低昂奇變已又彷徨吟嘯清會要眇韻空煙而迴
長風激天鯨而號山鬼神意適上自覺一座無人卽
他客亦莫不擊節呼詫意先生以爲天際真人矣末
年有高素齋集研練精切風格自存然亦用以娛適
不爲副在計以故挂漏者半先生沒後季子嘉芳泣
而僂行索諸大父行獲其遺文若干篇手自讎校爲
全集而給諫顧與容實先生倩左右其事給諫篤於
誼悼其婦亾竟不再娶撫其諸孤情踰具邇至是感
嘉芳意斥產資剗剛馬築行而先生名益重人咸美
嘉芳爲能不歎先生噫先生所不歎非詩也

贊曰古人不得志則龍蛇其聲銷矣託藝業以名其
猶未甘闔沕乎若夫借交求伸居間自潤囂埃之不
振拔而沾沾然曰高也寧無辱烟霞而垢薜荔以黃
先生之藝業足自矜騰而息心人外如逃影然斯所
味與近代里閭士異矣河汾仲淹稱述天隱吾未敢
用以標目曰地隱庶矣夫

王應電傳

字學

郭子章

王應電字昭明蘇州崑山人精於周禮及字學與吉水羅文恭公泰和陳子虛康求仁友善嘉靖間僑寓泰和初著周禮解已著同文備考而自序序曰道也者文之體直也文也者道之神用也六書也者文之翰翰也溥之宜教明化遠之垂後憲前故曰王政之始經藝之本也粵昔大猷之時氣化純完文字闢揚于是經恒明政日休自時厥後氣化漓而文字舛六籍散而治教靡蓋文字之興衰實與道化相爲倚伏故聖者作之明者述焉昭代之所隆而否德之所略

也自有書契以來倉頡古文判洪濛而開之者也康
融理勝文約義該明如日星貴如草木易知易從矣
歷帝王而降禮制至周始備器法皆古所未有故字
亦多古文所無史籀變爲大篆字學中不可闕焉者
也鐘鼎多出于三代之季良庸真贋不可復別取二
三策而已小篆非聖王是師以六國之所擅作者參
以已見畫皆如箸以便筆札六書之體于是大壞至
又變而隸而楷而草存者幾希自是以來雖或以篆
名家皆子孫于李斯者也或宗古文而真妄雜焉者
也至以私意作爲奇巧或欲布置以爲齊整夸紕者

傳謠以爲博滯陋者執守以爲經而其義不可復尋
矣今欲蓋正之苟復循末世支離之迹與之秤量較
計議論不愈煩去道不愈遠哉故欲究作者之意必
盡解前人之縛而後可與言也夫三才萬物靡不有
形象形也者肖其形而識之此字學之本也其涉于
影嚮思慮之所及而不可以形傳也則以其形而反
仄增損或重疊配合于形不類而意則可通或配他
文成字故曰會意也天地氣化也神而不有萬物叢
生也蠢而無爲裁成天地曲成萬物惟人而已故酬
酢萬變紛紜百慮孰非事也以形以意合數文而爲

經綸之象故曰處事謂以人處事又曰指事謂指人
之事卽古語象事之謂也書法有限而物類無窮字
烏能盡之主一字之形而以他字之聲合之因其形
之同而知爲是類因其聲之異而知爲是物是義故
曰形聲非本聲而諧之故又曰諧聲也夫聲出于天
或有餘或不足聲之有餘也一義而各爲一聲不能
聲爲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轉爲數聲轉注之謂也
聲之不足也一聲而或兼數意不能意爲之制字也
故以一字而借爲數義假借之謂也前人之論雖各
有發明但不無得失且六義人所常言也三母則人

所未講也故書母有十維體有萬變不能違也字母
二百四十子孫相仍至不能生而止數字以萬計不
能遺也聲母二十八交錯于字母之中雖聲以萬計
亦不能外也自本而該末挈之如珠聯網布汜流而
還源理之如攻玉捕凶用甲勾乙損益益虧刊俗而
復古定一而同歸故知三母可以制字明六義可以
釋經六義之未定三母之不講又何六書之云且夫
結字有主客筆勢有逆順畫有清濁奇正體有向背
動靜故天文多圓爛然一天星斗地理多方宛如大
地山河人道統成參于俯仰動植玉箸施於數目其

書直科斗施於主點其畫單鳥獸動而草木植取用
于鳥跡柳葉也服食居器變動流行化裁於鍾鼎諸
文也其類有八書法亦異考於古文有潤色而無造
作驗之人心有融釋而無阻礙電蓋竊取之矣後有
覺者欲知其方曰法天也崇古也致虛也研幾也窮
神也天則開而我不與古則因而我無作虛則待其
露而不先機則成其能而不情神則天機流行莫知
其所以然而然也可以與于斯義矣昔者周公嘗設
其官曰論書名矣見于行事故弗存也孔門嘗載諸
言曰書同文矣無王者作故弗爲也我 高皇帝操

三重之柄兼尊微之善習命儒學爲正韻矣但
暇給間以小篆正楷書之謬而未嘗以古文正小篆
之謬且嚴於章奏而略于經史古今刀筆之吏或所
玩習而經學士夫多不識知 今上嗣位五星聚室
夫室天子之北宮也壁實附之爲文書之祕府而五
星聚焉非天將興起斯文之兆歟故今三才之義幽
隱畢揚而文字之書明習者衆愚生值其昔化機自
中光不容掩流不能塞撰述成書然而病困之餘功
不逮識指歸未竟昔漢武中興大協音樂而未諧厥
成倪寬云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

之遂一取裁于帝六書之旨其必有待于天皇考文而折衷之哉因題曰同文備考云又著書法指要六義貫珠圖六義相關圖布字原病等書皆有裨於小學應當卒于虛經紀其喪并贍其妻子爲刻周禮及同文備考二書

續衣生曰王荆公字說自謂亞於六經當時爲蘇子瞻劉貢父輩嘲笑書遂不傳今旁見於韻會爾雅翼注亦多可採特未見全書耳王明齋同文備考書法指要六義全書大有裨於六書本貯泰和縣署近多遺逸予傳明齋備載同文序姑存字學錄羊恐他日復如字說之湮劫耳著書甚難而惜書者甚希予爲之三嘆

古行翁王奇墓志銘

翁姓王氏諱奇字世英其號古行者蓋士大夫稱之
云爾翁初爲諸生穎敏絕人始向書兼通易詩二經
凡數十萬言翁皆成誦且兼通天文卜筮星數之學
或曰有異傳焉然自得爲多提學張先生和試其文
奇之再舉不利以友寃白有司至于許且亢提學張
先生悅謂非規也黜之同事數人皆力訴以復翁爲
落落鄉里者數年成化壬辰其友潘提學禎以進士
起復上京師謂翁曰子盍逸遊乎天下之大豈無知
子者翁至京師置司寇是館翁於灤縣里第爲從子

師久之欲妻以姪翁曰非吾耦也辭焉有薦爲奉願
戾教讀者或毀之冢宰尹公翁見公言無卑辭公色
於堂翁悵然而歸遂漫遊金陵三原公在兵部方爲
樞貴所尼屬翁筮之翁曰公歸矣越三載其起當銓
衡乎已而果然時翁在京師或勸謁之翁曰今吾不
可謁矣乃復之金陵既而又之京師居數年之江西
之河南之山西之兩淮晚而東歸徘徊吳越之間者
凡十年翁雖以術遊然惟神而明之之義不敢自息
於修凡語人又必附于服惠伯之說故縉紳先生以
儒者待之翁亦以自待嘗謂人曰吾平生所敬者三

人謂謝新建胡淳安及予予媿乎其言予侍養歸之二年翁自其家以其子宗元來訪翁病溫將歿宗元請徙館予不可既愈乃歸越三年庚辰訪其舊令楊通判修于溫歸三日病卒閏八月十二日也年八十七於是宗元校書于我二泉書院予嘗許爲翁傳其卒也宗元以請遂爲之銘翁在金陵吏部官欲黜二御史而問其命翁曰命豈宜問於公哉進退人才固不在命者不對而出刑部逸重囚主者屬翁筮之遇恆之大過翁曰五爲困圓賊入矣其爲逃之計其獲日與時皆不爽聞者皆色然駭陳指揮妻次將欲

其女病問命於翁翁曰女固無恙其母亦且未死後當生二子卽欲歛其必越午午時妻復生後果生子二人王郎中應奎問命翁曰是火氣太盛若官之南所至必有火災後守台州旣上三月郡中災十室九墟王以疾去翁在淮安屈總漕直問張冢宰絲之命俾爲書寄之翁曰是固大顯然今將敗矣吾不敢爲書也是歲秋游歛谷山中仰見玄象嘆曰客星主急變奈何越三日復觀焉則喜曰無事矣未幾逆瑾敗此數事其尤異者其他事尚多不書翁孝友天至有所得歸付其弟以養母母年九十餘翁爲兒悲悅之

有嘉果必袖以奉然介甚苟非義雖千金不顧卽受
於知己亦惟足用而已京館人被誣繫獄翁爲直之
其妻邀夜飲翁閉門不納明日徙去聞人之善亟稱
於人其有不善面詈之至不能容陳知縣袞舉鄉飲
大賓再拜請翁辭之曰無瑕者可以與此吾豈不自
知哉此皆人所謂古行者翁之先在宋有諱實夫者
始自杭州徙居天台又三世至翁之曾祖貴亨永樂
初以人才舉官至光祿丞祖伯玉甫父仁禮教授鄉
里門多顯人母楊氏翁自知數奇不受室以宗元爲
之後

張明鑑萬允萬祺合傳

呈命附

楊廉

世之善讓命者予親見之得二人焉張君明鑑萬君允是也親聞之得一人焉萬君祺是也明鑑推予命時予尙少謂必貴對人言之其批語有誥封三代之榮名垂千載之顯之說歲丁酉予與涂卿儀李充昭計偕北上邂逅允於番陽湖謂卿儀連中甲科謂予後十年乃中中必如鄉試制文至充昭方呼酒飲予三人未及言而罷次年卿儀果登第至丁未會試三場畢予與涂卿元造之謂予運氣淺年分好必中恰似翰林官且有慢騰騰地暖烘烘之說謂卿元運氣

漢者官已取起文字矣出門黃門繡衣橫飛直上二
十年好運是年予二人果中甲科卿元以給事中累
轉左布政至庚午年乃致事予初選翰林庶吉士在
任途每久之乃轉一官允又謂予登科後三五年接
連生三四子無一不驗至所謂刻文亦與言於番湖
者合嘗聞張叔亨戶書云爲御史日祺以工書監易
州柴厥遊之飯以官尊不敢問以命祺詢其八字卽
應聲曰君此後停祿十年再起至六卿亦無一不驗
胡鑑瑞州高安人通周易祺允皆南昌人並出三考
祺謙謹允伉直俱有士風祺嘗推 英廟當復辟因

此漸至大官允亦官至鴻臚丞三人談命如此而世
之挾此術者真所謂談者牛毛中者麟角耳嘗觀韓
昌黎銘侍御史李虛中之墓序其深於五行書推人
貴賤壽夭百不失一二若三人者端不在虛中下惜
無退之輩爲之傳信於後代耳然退之稱虛中其說
汪洋奧美萬端千緒而棋允輒數言而決此又不可
曉者也姑記之亦或有因予言而知三人者哉

山人徐渭傳

陶望齡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
十餘做楊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爲胡
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
筮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
覺罷矐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退具棊
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爲兩函戒使者以視
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純佳者卽上之至都請學
士兄之果實渭作表進上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
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

公願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涓所代謬之曰
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輩吾後又出他人
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
乃呼涓借飲唐公深獎歎與結驢而去歸安茅副使
坤時游於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
又隱涓文語曰能識是爲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
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涓茅公雅意師荆川
今北面於子矣茅公慚愠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
逮耳其爲名輩所賞服如此涓性通脫多與羣少年
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涓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

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噉噉不可致也公
聞反稱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裨吏庭見懼誅責無
敢仰者而涓藏敝烏巾衣白布潸衣直闖入示無忌
諱公常優容之而涓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性豪
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
被逮涓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流血
幾殆又以椎擊脊囊碎之不死涓爲人猜而妬妻死
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
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涓者少
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旣而有慕於道往從前長沙守

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情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免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僦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客於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食折節等布衣留者兩期贈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

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取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授者力獲免旣出獄縱遊金陵北客於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論元怵力爲多潤心德之館其舍旁甚驪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特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頓一茹刃耳今乃碎喋吾肉遂病發棄歸旣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噉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謂遮手拒扉口應

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恠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噉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洮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製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卽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卽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情荒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葦寢年七十三卒涓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公值北

歲公思爲涓地諸廉官人謁屬之曰徐涓異才也言
君校士而得涓者吾爲報之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
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今晚謁其人貢士也
公心輕之忌不與語及試涓膾適屬令事將竣諸人
乃大索獲之則彈撻過紙矣人以是歎涓無命而服
薛公知人焉涓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
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槩
昉諸米氏云所著文長集闕篇櫻桃館集各若干卷
今合刻之註莊子內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璞葬書
各若干卷四書解首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涓

父總以龍里衛戍籍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也土人
諱之總以教讀自晦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土人笑
曰是不足逐也已而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渭貌脩
偉肥白音朗然如喉鶴常中夜呼嘯有羣鶴應焉二
子曰枚枳

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最善後則
文長自古業盛行操翰者羞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
況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飾節目然贖其初終
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取類咸以成
其爲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而病廢名不出於鄉

黨然其才力所詣質諸古人傳於來禩有必不可廢者秋潦縮原泉見彼厯喧汜溢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道脩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來會稽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爲奇絕謂有明一人聞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涓之桓譚乎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五終